



## 国际法委员会

### 第七十五届会议

2024年4月29日至5月31日和

7月1日至8月2日，日内瓦

## 防止和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

### 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

### 秘书处的备忘录

##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	3
二. 国际法中海盗行为定义的演变.....	4
A.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4
B.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11
三. 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	14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的权威性.....	14
1. 第一〇一条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反映 .....	15
2. 对第一〇一条的批评 .....	17
3. 考虑对第一〇一条进行修正的著述 .....	19
4. 审议海盗行为的其他定义的著述 .....	19
B. 关于第一〇一条(a)项所界定的海盗罪的著述.....	20



---

1. 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 或任何掠夺行为 .....	21
2. 为私人目的从事 .....	26
3. 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 .....	33
4. 对另一船舶或飞机, 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 .....	35
5. 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 .....	37
C. 关于自愿参加海盗船舶或飞机的活动以及关于教唆或故意便利海盗行为的著述....	42
D. 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 .....	43
1. 地域范围 .....	46
2.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范围内的行为 .....	47
3. “私人目的”要求问题 .....	47
4. “两船”要求问题 .....	47
5. 飞机 .....	48
附件	
一. 第三章援引的著述 .....	49

## 一. 引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 2019 年第七十一届会议期间决定建议将“防止和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sup>1</sup> 委员会在 2022 年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决定将该专题列入委员会当前工作方案并任命雅库巴·西塞先生担任特别报告员。<sup>2</sup> 在同届会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这一专题的备忘录，特别述及：(a) 委员会以往工作中可能与今后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特别相关的内容，以及各国发表的意见；(b) 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c)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与该专题有关的决议。<sup>3</sup>

2. 经特别报告员同意，秘书处于 2023 年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之前编写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委员会以往工作中可能与委员会今后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特别相关的内容、各国发表的意见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与这一专题有关的决议。<sup>4</sup> 委员会商定，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定义有关的著述将列在委员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之前编写的一份后续备忘录。本备忘录是根据委员会在其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所提要求编写的，是对秘书处关于这一专题的上份备忘录的补充。

3. 如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七十四届会议期间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sup>5</sup> 第一〇一条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被认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sup>6</sup> 委员会指出，就行为本身而言，海盗行为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之间不一定有任何实质性区别，海盗行为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发生的地点。<sup>7</sup>

4.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海盗行为定义的出处可直接追溯到 1958 年《公海公约》第 15 条，<sup>8</sup> 并从该条追溯到国际法委员会 1956 年通过的 1956 年海洋法条款草案。<sup>9</sup> 因此，本备忘录首先介绍围绕上述文书中海盗行为定义的立法历史开展的讨论，重点阐述谈判国的意见，然后审查就其地位、要素和随后用作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定义出发点的情况进行的学术辩论。

<sup>1</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4/10)，第 290 段。

<sup>2</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7/10)，第 239 段。

<sup>3</sup> 同上，第 243 段。

<sup>4</sup> A/CN.4/757。

<sup>5</sup>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 年 12 月 10 日，蒙特哥贝)，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第 3 页，第一〇一条。

<sup>6</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78/10)，第 58 段，条款草案第 2 条评注第(1)段。

<sup>7</sup> 同上，第 58 段，条款草案第 3 条评注第(2)段。

<sup>8</sup> 《公海公约》(1958 年 4 月 29 日，日内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50 卷，第 6465 号，第 11 页。

<sup>9</sup> 《1956 年……年鉴》，第二卷，A/3159 号文件，见第 33 段，第 256-301 页。

5. 本备忘录第二章补充了以前提供的说明委员会就“公海制度”专题所做工作的资料。该章讨论了如何处理 1956 年海洋法条款草案中载有海盗行为定义的条文，以及各国在最终通过《公海公约》的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和最终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发表的意见。1956 年条款草案和两项公约条文的比较表载于秘书处关于这一专题的上一份备忘录附件二。<sup>10</sup>

6. 第三章接下来概述了与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按照国际法委员会处理这一专题的办法，<sup>11</sup> 本备忘录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载海盗行为的定义为出发点。查找著述的工作是从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编制的书目开始的，并利用了其中所载的参考资料查找到其他相关著作。在本备忘录中采取了一种宽泛的做法，宁可提到认为与任一定义相关的著述。附件载有第三章所援引著述的完整清单。

## 二. 国际法中海盗行为定义的演变

7. 国际法委员会先前就海盗行为定义开展的工作已在秘书处为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编写的备忘录中讨论过。<sup>12</sup> 在本章中通过在第一次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期间举行的正式谈判追溯委员会所拟定定义的演变过程，涵盖谈判国在正式会议上发表的意见以及向这两次会议的谈判机构提交的正式提案。

### A.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8. 虽然国际法委员会在开始就公海制度和领海制度开展工作时把它们当作两个独立的专题，但在 1956 年第八届会议上，根据 1954 年 12 月 14 日大会第 899(IX)号决议，这两个专题的工作被合并为一个单一专题，即“海洋法”。<sup>13</sup> 委员会的工作成果是单一的一套海洋法条款草案及其评注。<sup>14</sup>

9. 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就其题为“国际法委员会第八届会议工作报告：(a) 关于公海制度、领海制度和有关问题的最后报告”的议程项目通过了 1957 年 2 月 21 日第 1105(XI)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审查海洋法，不仅考虑到该问题的法律方面，而且考虑到该问题的技术、生物、经济和政治方面，并将其工作成果纳入一项或多项国际公约或酌情纳入其他适当文书。<sup>15</sup>

<sup>10</sup> A/CN.4/757，附件二。

<sup>11</sup> A/74/10，附件 C。

<sup>12</sup> A/CN.4/757，第 18-19、32、35-63、71 和 86-95 段。

<sup>13</sup> 《1956 年……年鉴》，第二卷，A/3159 号文件，第 22 段。另见大会 1953 年 12 月 7 日第 798(VIII)号决议。

<sup>14</sup> 《1956 年……年鉴》，第二卷，A/3159 号文件，见第 33 段，第 256-301 页。

<sup>15</sup> 1957 年 2 月 21 日大会第 1105(XI)号决议，第 2 段。

10.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将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送交该会议作为审议海洋法发展和编纂过程中所涉各种问题的基础，并将大会相关辩论的逐字记录交由该会议连同委员会的报告一并审议。<sup>16</sup> 根据这一规定，委员会通过的公海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草案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成为海法会议的工作定义。<sup>17</sup>

11. 大会在同一决议中请秘书长向应邀出席该会议的各国政府取得它们希望对委员会的报告和有关事项提出的任何进一步的暂定评论意见，并有系统地将各国政府所提评论意见以及在大会第十一届会议和以往各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所作的相关陈述提交该会议。<sup>18</sup>

12. 中国、意大利、荷兰和波兰就公海条款草案中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所载海盗行为的工作定义提交了评论意见，以供在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介绍。

13. 中国指出，国际法委员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船员或乘客在船上对船上人员或财物实施的行为不能被视为海盗行为。然而，如果所实施的行为涉及驾驶或控制船舶的行为，则应将其视为海盗行为。因此，中国提议在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新增一项，大意是将针对以下对象实施的行为列入海盗行为定义：“在公海上对船上人员或财产，如果为上述目的，实施此种行为的人驾驶或指挥船舶”。<sup>19</sup>

14. 意大利在其评论意见中指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称，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在公海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领土上对某一船舶实施的非法(暴力等)行为是海盗行为。然而，该条款草案没有对相反情况作出规定：也就是说，私人船舶针对飞机实施的有关非法行为也将被视为海盗行为：“我们认为最好提请委员会注意这一点，因为该条款[草案]的评注表明，尚未对这一具体情况进行研究”。<sup>20</sup>

15. 意大利还就应被视为海盗船舶或海盗飞机的船舶或飞机指出：

为避免条款[草案]第四十一条中海盗船舶的定义仅涵盖长期从事海盗行为的船舶，最好将意图使用原则改为实际使用原则，这样做的好处是也对偶尔将船舶用于海盗行为的情况作出规定。<sup>21</sup>

16. 荷兰指出，通过将海盗行为限于为私人目的实施的行为，以官方身份实施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在定义之外。然而，从条款草案第四十条看，这种排除的本

<sup>16</sup> 同上，第 9 段。

<sup>17</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日内瓦》，第一卷，筹备文件，A/CONF.13/32 号文件；《1956年……年鉴》，第二卷，A/3159 号文件，见第 33 段，第 256-301 页，见第 260-261 页。

<sup>18</sup> 大会第 1105(XI)号决议，第 7(a)段。

<sup>19</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年2月24日至4月27日，日内瓦》，第一卷，筹备文件，A/CONF.13/5 和 Add.1-4 号文件，第 111 页。

<sup>20</sup> 同上，第 91 段。

<sup>21</sup> 同上，第 91 段。

意并非排除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的船员或机组成员为私人目的而实施的行为。因此，荷兰提议删除“私人”一词。<sup>22</sup>

17. 波兰对委员会提出的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持保留意见，指出：

为盈利而从事的传统形式的海盗行为现在已基本成为过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了新式海盗行为，比如 1936-1938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实施的海盗行为，以及近年来在中国海域实施的海盗行为，受害者包括两艘波兰商船。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采用的定义不包括这些现代形式的海盗行为，一些国际协定明确声明这些行为构成海盗行为。<sup>23</sup>

18.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海法会议根据其议事规则<sup>24</sup> 设立了五个主要委员会，分别处理每一个主要工作领域。<sup>25</sup> 与海盗行为有关的条款草案被提交给会议第二委员会，其任务是处理公海的“一般制度”。<sup>26</sup>

19. 按照第二委员会通过的工作方法，<sup>27</sup> 就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进行了一般性辩论。<sup>28</sup> 只有 7 个代表团在其陈述中提到委员会拟定的海盗行为定义。爱尔兰代表团指出，有些条文缺乏精确定义，而且没有对“船舶”一词本身进行界定。它还表示希望海法会议起草关于有一国国籍的渔船船员对有另一国籍的渔船实施的非法暴力和掠夺行为的确切条文。<sup>29</sup>

20. 西班牙代表团指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包含保护公海上的船舶以及此类船舶上的人员和财物免遭海盗行为侵害的条文，但没有保护公海上空或公海上飞机的条款。他指出，应增加某个大意如此的条文。<sup>30</sup>

21.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条款草案中有关海盗行为的条文占据了很大篇幅。此外，该代表团指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中海盗行为的定义似乎与国际法的发展不太协调。例如，没有列入为私人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在公海上实施的暴力和掠夺行为，这意味着根据国家机关的命令或倡议实施的该定义所涵盖

<sup>22</sup> 同上，第 109 段。

<sup>23</sup> 同上，第 99 段。

<sup>24</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一卷，筹备文件，A/CONF.13/35 号文件，规则 46-48。

<sup>25</sup> 同上，第二卷，全体会议：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3 次全体会议，第 1-2 段。

<sup>26</sup> 公海捕鱼和养护公海生物资源是海法会议第三委员会工作的主题。

<sup>27</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四卷，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会议简要记录，第 4 次会议，第 3-5 段。

<sup>28</sup> 一般性辩论在第二委员会第 4 次会议上开始，在第 13 次会议上结束。

<sup>29</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四卷，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会议简要记录，第 8 次会议，第 23 段。

<sup>30</sup> 同上，第 9 次会议，第 44 段。

的行为不能被视为海盗行为。该代表团还指出，定义不包括一架飞机在公海上对另一架飞机实施的海盗行为。<sup>31</sup>

22. 中国代表团重申，实施的行为如果涉及驾驶或指挥船舶，则应被视为海盗行为。<sup>32</sup>

23. 巴基斯坦代表团与一些代表团一样，要求列入一项规定，即私人拥有的船舶针对飞机实施的有关行为也构成海盗行为。<sup>33</sup>

24. 墨西哥代表团指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将“私人目的”作为实施海盗行为的一个基本因素，但其他条款草案未包含这一限定。该代表团指出，该条款草案以及条款草案第四十和四十一条应指出，纯粹为政治目的而实施的行为不会被视为海盗行为。<sup>34</sup>

25. 最后，乌克兰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关于海盗行为的条文草案不合时宜：严格意义上的海盗行为在现代几乎不为人所知，但它现在已表现为不同国家实施或策划的挑衅行为。<sup>35</sup>

26. 一般性辩论结束后，第二委员会同意接下来讨论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及其成员提出的修正案。<sup>36</sup> 第二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七、<sup>37</sup> 二十九<sup>38</sup> 和三十次会议<sup>39</sup> 期间审议了关于海盗行为的条款草案(条款草案第三十八至四十五条)。针对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提出了六项提案，这些提案寻求删除或修正该条所载定义。

27. 要审议的第一个提案是乌拉圭代表团提出的，该提案寻求删除关于海盗行为的整套条款草案。<sup>40</sup> 乌拉圭代表团在第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介绍该提案时指出，海盗行为已不再构成一个普遍问题，制止海盗行为已经是许多国际条约的主题，而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可能与这些条约相冲突。<sup>41</sup> 该提案以 33 票对 12 票、3 票弃权被否决。<sup>42</sup>

<sup>31</sup> 同上，第 11 次会议，第 16 段。

<sup>32</sup> 同上，第 11 次会议，第 24 段。

<sup>33</sup> 同上，第 11 次会议，第 31 段。

<sup>34</sup> 同上，第 12 次会议，第 19 段。

<sup>35</sup> 同上，第 13 次会议，第 24 段。

<sup>36</sup> 同上，第 14 次会议，第 1-7 段。

<sup>37</sup> 同上，第 27 次会议，第 31-49 段。

<sup>38</sup> 同上，第 29 次会议，第 2-5 段。

<sup>39</sup> 同上，第 30 次会议，第 8 段。

<sup>40</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四卷，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附件，A/CONF.13/C.2/L.78 号文件。

<sup>41</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32 段。

<sup>42</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4 段。

28. 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提交了一项联合提案，即把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三十八至四十三条改为一个单一条款草案，内容为：“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对现行国际法界定的海盗行为提起诉讼并予以惩治，并在打击海盗行为方面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sup>43</sup>

29.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在第二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介绍该提案时表示，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中的海盗行为定义不符合现行国际法规则，而且没有列举在理论和实践上囊括在这一概念中的所有行为类别。该代表团补充说，该定义错误地包括了在无主地实施的行为，同样错误地排除了来自公海的船只在领海或大陆上发起攻击并随后逃到公海的情况。该代表团认为，最严重的遗漏是没有提到因政治原因实施的海盗行为。该代表团认为，虽然最好拟订一个新的定义，但在现有时间内将无法做到这一点。<sup>44</sup>

30. 在介绍修正案后，罗马尼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表示支持该提案，<sup>45</sup> 而南斯拉夫代表团则表示反对。<sup>46</sup> 在第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合提案被交付表决，以 37 票对 11 票、1 票弃权被否决。<sup>47</sup>

31. 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提案，即在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增加第三项，<sup>48</sup> 这一点它已在对条款草案发表的评论意见中提出(见上文第 13 段)。不过，在对该条款草案及其修正案进行表决之前，该提案被撤回。<sup>49</sup>

32. 希腊代表团提议删除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的“不法”一词，<sup>50</sup> 该词限定构成海盗行为的行为。希腊代表团认为，非法性必须由某种法律制度加以限定；在未就这一问题制定国际法规的情况下，除了国内法所涵盖的解释外，对非法性没有其他解释，由此产生的法律混乱可能使人无法惩治从事海盗行为的船舶。<sup>51</sup> 该提案以 30 票对 4 票、16 票弃权被否决。<sup>52</sup>

33. 意大利代表团提出了一项修正案，<sup>53</sup> 并解释说，该修正案旨在通过将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a)和(b)项中的定义扩大到对飞机实施的行为，填补委员

<sup>43</sup> 同上，附件，A/CONF.13/C.2/L.46 号文件。

<sup>44</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33 段。

<sup>45</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42 和 46 段。

<sup>46</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48 段。

<sup>47</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见第 4 段。

<sup>48</sup> 同上，附件，A/CONF.13/C.2/L.45 号文件。

<sup>49</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5 段。

<sup>50</sup> 同上，附件，A/CONF.13/C.2/L.62 号文件。

<sup>51</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3 段。

<sup>52</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5 段。

<sup>53</sup> 同上，附件，A/CONF.13/C.2/L.80 号文件。



会案文中的空白。<sup>54</sup> 委员会实际上已对意大利谈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委员会已通过一系列表决决定，一架飞机攻击另一架飞机不应属于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内，但飞机攻击公海船舶的行为应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55</sup> 意大利的提案以 18 票对 16 票、19 票弃权获得通过。<sup>56</sup>

3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团提议修正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具体做法是修改起首部分和第一款并删除第三款。<sup>57</sup> 起首部分的拟议修正案内容是在“海盗行为指下列任何行为”一语之前增加“此类”一词，从而将该定义与前一条款草案中使用的概念(即“公海上或不属任何国家管辖之其他处所之海盗行为”)联系起来。<sup>58</sup> 联合国代表团还提议在前一条款草案中的“海盗行为”一语前增加“国际法上的”一词，以区分国内法和国际法中的海盗行为定义，并明确指出条款草案仅涵盖后者。<sup>59</sup>

35. 联合国提出的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修正案涉及保留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对该罪行的最初定性，即“不法之强暴行为、扣留或掠夺行为”，但随后加上“或任何实施此类行为的企图”。因此，该代表团提议删除第三款，根据该款，定义包括“教唆或故意便利”此种行为的任何行为。该代表团认为，第三款所载的规定不确切，会扩展定义，而这令人无法接受。该代表团提出的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修正案旨在将实施海盗行为的企图和该行为本身都定为非法行为。<sup>60</sup>

36. 联合王国的提案分两次表决审议：第一次是就起首部分和第一款的修正案进行表决，第二次是就删除第三款进行表决。这两项提案均被否决，第一次表决结果是 22 票对 13 票、17 票弃权，第二次表决结果是 36 票对 3 票、13 票弃权。<sup>61</sup>

37. 第二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在完成对拟议修正案的表决后，将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并经第二委员会按照意大利的提案修正的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案文交付表决。载有海盗行为定义的经修正条款草案以 45 票对 7 票、3 票弃权获得通过。<sup>62</sup>

<sup>54</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43 段。

<sup>55</sup> 《1955 年……年鉴》，第一卷，第 293 次会议，第 2 和 12-13 段。另见 A/CN.4/757，第 60-62 段。

<sup>56</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四卷，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5 段。

<sup>57</sup> 同上，附件，A/CONF.13/C.2/L.83 号文件。

<sup>58</sup> 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三十八条完整案文内容为：“各国应尽量合作制止公海上或不属任何国家管辖之任何其他处所之海盗行为”。《1956 年……年鉴》，第二卷，A/3159 号文件，见第 33 段，第 256-301 页，见第 260 页。

<sup>59</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四卷，第二委员会(公海：一般制度)：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36 段。

<sup>60</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7 次会议，第 37 段。

<sup>61</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5 段。

<sup>62</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29 次会议，第 5 段。

38. 第二委员会在完成提交给它的所有条款草案的有关工作后，立即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会，<sup>63</sup> 负责编写提交海法会议全体会议的报告。第二委员会在其第三十六次期间<sup>64</sup> 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在其第三十七次会议期间<sup>65</sup> 审议了第二委员会的报告草稿。

39. 在第三十六次会议上，南非联盟代表团指出，在第二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中，“私人航空机”并非指“私人拥有的飞机”，这是该短语的实际含义，而是指“民航机”。<sup>66</sup>

40. 第二委员会副主席解释说，南非联盟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已在起草委员会讨论过。据指出，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术语与国际法委员会的术语不同，前者使用“民航机”一词。此外，如果将“私人航空机”改为“民航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将包含“私人船舶或民航机”这一表述，这不仅意味着术语上的区别，而且还意味着实质性的区别。他指出，这种区分确实是实质性的，因为政府的非军用飞机未涵盖在目前的条款草案中，但如果将“私人航空机”改为“民航机”，就会包括在内。起草委员会因此认为它无法修改该条款草案的措词，第二委员会如果希望改则可以这么做。<sup>67</sup>

41. 南非联盟代表团建议第二委员会提交海法会议的报告应指出“私人航空机”一词是指“非国有飞机”。<sup>68</sup> 该提案获得接受，并因此列入第二委员会的报告。<sup>69</sup>

42. 海法会议第十次全体会议审议了第二委员会的报告。<sup>70</sup> 在第二委员会报告员介绍了该报告之后，海法会议对每个条款草案进行了单独表决。当海法会议对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进行表决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指出，该代表团认为条款草案第三十九至四十五条不可接受，因为其中采用的海盗行为概念完全过时。该代表团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和第二委员会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代，海盗行为可能由单个私人船舶以外的其他船舶实施；甚至在 1937 年 9 月 14 日《尼翁安排》<sup>71</sup> 中核可的原则都被遗漏。该代表团建议海法会议否决这些条款草案，因为它们将迫使各代表团提出不受欢迎的保留。<sup>72</sup>

<sup>63</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34 次会议，第 15 段。

<sup>64</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36 次会议，以及附件，A/CONF.13/C.2/L.152 号文件。

<sup>65</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37 次会议，以及附件，A/CONF.13/C.2/L.153 号文件。

<sup>66</sup> 同上，会议简要记录，第 36 次会议，第 19 段。

<sup>67</sup> 同上，第 20 段。

<sup>68</sup> 同上，第 21 段。

<sup>69</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二卷，全体会议：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附件，A/CONF.13/L.17 号文件，第 38 段。

<sup>70</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0 次全体会议。

<sup>71</sup> 《尼翁安排》(1937 年 9 月 14 日，尼翁)，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 CLXXXI 卷，第 4184 号，第 135 页。

<sup>72</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58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27 日，日内瓦》，第二卷，全体会议：会议简要记录和附件，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0 次全体会议，第 20 段。

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随后被交付表决，海法会议以 54 票对 9 票、4 票弃权予以通过。<sup>73</sup>

43. 这些条款草案在获得通过后，被提交给海法会议起草委员会，<sup>74</sup> 起草委员会编写了公约案文以及序言，序言中强调了公约条文的习惯性质。<sup>75</sup> 在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上，海法会议决定第二委员会的工作应体现在一项公约中，<sup>76</sup> 并以 65 票对零票、1 票弃权通过了《公约》整个案文。<sup>77</sup> 因此，在《公海公约》第 15 条中编纂了海盗行为的如下定义：

海盗指下列任何行为：

(一) 私有船舶或私有航空器之航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之人或物实施任何不法之强暴行为、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甲) 公海上另一船舶或航空器，或其上之人或财物；

(乙) 不属任何国家管辖之处所内之船舶、航空器、人或财物；

(二) 明知使船舶或航空器成为海盗船舶或航空器之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

(三) 教唆或故意便利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所称之行为。

## B.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44. 1970 年 12 月 17 日，大会第 2750 C (XXV) 号决议决定于 1973 年召开一次海洋法会议，并指示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本身根据 1967 年 12 月 18 日第 2340(XXII)号决议设立)担任会议筹备机构。<sup>78</sup> 该决议还请海底委员会除其他外编制海法会议应审议的有关海洋法的项目和问题(包括公海制度)的详尽清单，并编写关于这些项目 and 问题的条款草案。<sup>79</sup> 海底委员会正式核准的、载于其提交大会的该委员会 1972 年两届会议工作报告的清单在“公海”标题下列入了“奴隶制、海盗行为、毒品”问题。<sup>80</sup>

45. 大会在审议了海底委员会的报告之后，决定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头两届会议。<sup>81</sup> 大会还决定，海法会议的任务是通过一项处理一切有关海洋法

<sup>73</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0 次全体会议，第 20 段。

<sup>74</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1 次全体会议，第 41 段。

<sup>75</sup> 同上，附件，A/CONF.13/L.37 号文件。

<sup>76</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8 次全体会议，见第 97 段。

<sup>77</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8 次全体会议，见第 103 段，以及附件，A/CONF.13/L.53 号文件。

<sup>78</sup> 大会 1970 年 12 月 17 日第 2750 C (XXV) 号决议，第 2 和 6 段。

<sup>79</sup> 同上，第 6 段。

<sup>80</sup>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21 号》(A/8721)，第 23 段。

<sup>81</sup> 大会 1973 年 11 月 16 日第 3067(XXVIII)号决议，第 2 和 4 段。

的问题的公约，其中除其他外应考虑到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床洋底委员会正式核可的有关海洋法的项目和问题清单。<sup>82</sup>

46. 根据大会的决定，<sup>83</sup> 海法会议直到第二届会议才开始实质性工作，各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开始处理提交给它们各自的项目。关于公海的项目分配给了海法会议第二委员会。<sup>84</sup> 从第二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开始就该专题进行辩论时起，各代表团就强调了《公海公约》的益处。

47. 萨尔瓦多代表团指出，公海制度是在习惯性标准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中很多标准已编入《公海公约》。该代表团指出，除其他外，关于海盗行为的法规是惯例，而惯例几乎不需要修改，但涉及经济区和国际海底区域等可能列入新公约的任何新区的除外。<sup>85</sup>

48. 新西兰代表还指出，它一般认为，《公海公约》的实质内容适合纳入新的海洋法。<sup>86</sup>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认为，妥当的做法是加快海法会议的工作，具体途径是由即将通过的新条文修改《公海公约》的条文(包括那些与海盗行为有关的条文)，然后将其纳入新的公约。<sup>87</sup>

49. 第二委员会的简要记录中没有包含关于海盗行为定义的实质内容或文体的讨论。不过，在海法会议第二届会议结束时，第二委员会决定将该届会议上讨论的各种非正式工作文件合并为一份单一文件，这份文件将成为其今后工作的基础。<sup>88</sup> 合并案文第 167 条包括与《公海公约》第 15 条相同的海盗行为定义。<sup>89</sup>

50. 在海法会议第三届会议召开一个月之际，鉴于截至那时取得的进展缓慢，海法会议主席就三个委员会主席向他报告的工作进展情况作了陈述。<sup>90</sup> 主席指出，第二委员会公海问题非正式工作组正在编写一份案文，该案文似乎获得其成员的广泛支持。<sup>91</sup>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建议各委员会主席各自提交涵盖属于

---

<sup>82</sup> 同上，第 3 段。

<sup>83</sup> 同上，第 4 段。

<sup>84</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73-1982 年》，第三卷，第一和第二届会议：文件，A/CONF.62/29 号文件。

<sup>85</sup> 同上，第二卷，第一和第二届会议：第一、第二和第三委员会简要记录，第二委员会，第 31 次会议，第 49-50 段。

<sup>86</sup> 同上，第 31 次会议，第 63 段。

<sup>87</sup> 同上，第 44 次会议，第 20 段。

<sup>88</sup> 同上，第 46 次会议，第 1-2 段。

<sup>89</sup>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73-1982 年》，第三卷，第一和第二届会议：文件，A/CONF.62/L.8/Rev.1 号文件，附件二，附录一。

<sup>90</sup> 同上，第四卷，第三届会议，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54 次会议，第 1-45 段。

<sup>91</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54 次会议，第 20 段。

其任务范围内问题的单一协商案文。<sup>92</sup> 海法会议于 1975 年 4 月 18 日在其第 55 次会议上通过了该提案。<sup>93</sup>

51. 根据海法会议的决定，第二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份案文，其中条款草案第八十七条载有海盗行为的定义。<sup>94</sup> 该条款草案除了编辑上的改动外，与《公海公约》第 15 条几乎相同，改动是为了使分段风格与第三次会议采用的风格一致，因此将第三项中提到的“第一款或第二款”改为“(a)和(b)项”。

52. 海盗行为定义的案文在随后各版本的协商案文中保持不变，直到海法会议第六届会议，在该届会议上，在对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的第二次修订中，第一〇一条草案第三项中的案文被修正为“(a)或(b)项”。<sup>95</sup>

53. 对海盗行为定义的最后修改载于根据海法会议的一项决定修订的公约草案案文中，该决定是在第 153 次会议<sup>96</sup>上通过的，旨在纳入“海法会议非正式全体会议”核准的会议起草委员会的建议。<sup>97</sup> 按照起草委员会的建议，将第一项开头的案文从“任何不法之强暴行为、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改为“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sup>98</sup>

54. 1982 年 12 月 10 日在牙买加蒙特哥贝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海盗行为的定义如下：

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构成海盗行为：

(a) 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一) 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

(二) 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

(b) 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

(c) 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

<sup>92</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54 次会议，第 5-6 段。

<sup>93</sup> 同上，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55 次会议，见第 95 段。

<sup>94</sup> 同上，全体会议的工作文件，A/CONF.62/WP.8/Part II，第五部分。

<sup>95</sup>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73-1982 年》，第八卷，第六届会议：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全体会议工作文件，A/CONF.62/WP.10/Rev.2 和 Corr.2-5 号文件。

<sup>96</sup>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1973-1982 年》，第十五卷，第十届会议和第十届会议续会，全体会议简要记录，第 153 次会议。

<sup>97</sup> 同上，全体会议的有限分发文件，A/CONF.62/L.78 号文件，介绍性说明。

<sup>98</sup> 同上，第一〇一条。

### 三. 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

55.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本专题的备忘录，其中尤其述及与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sup>99</sup> 本章根据这一要求提交。“著述”一词指学者或个人或集体作者的学术著作。因此，政府或政府间组织秘书处的著作不包括在内。<sup>100</sup>

56. 查找著述的工作是从达格·哈马舍尔德图书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和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编写的书目开始的，并利用其中的参考资料找到其他相关著作。在本备忘中录采取了一种宽泛的做法，宁可提到认为与任一定义相关的著述。附件载有第三章所援引著述的完整清单。

57. 在本节中概述了作者在其各种著述中发表的意见。出自著述的引文既代表许多作者都持有的共同意见，也可说明个人对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提出的意见。在本备忘录中列入某一意见并不一定意味着秘书处接受该意见。

#### 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的权威性

58. 本备忘录的出发点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海盗行为”的定义反映了习惯国际法。正如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七十四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条款草案中条款草案第 2 条第 1 款的评注中所指出的那样，该定义“被认为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并在若干区域法律文书中得到采用”。<sup>101</sup> 一些国家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就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进行的辩论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sup>102</sup> 这一意见普遍反映在有关海盗行为定义的著述中，尽管有些著述对第一〇一条的定义提出质疑。

59. 海盗行为作为习惯国际法问题有了一个经广泛商定的定义，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态。在国际法委员会早期就海洋法开展工作以及随后通过《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这一用语没有明确的商定定义。Brierly 在 1928 年著述时写道，他认为“国际海盗行为没有权威的定义”。<sup>103</sup> Gidel 在 1932 年

<sup>99</sup> A/77/10，第 243(b)段。

<sup>100</sup> 例如，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海盗行为：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的国家立法的要素”，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LEG 98/8/1 号文件，2011 年 2 月 18 日(海事组织 2011 年 5 月 17 日第 3180 号通函附件)。

<sup>101</sup> A/78/10，第 58 段，条款草案第 2 条评注第(1)段。区域法律文书记载见该段脚注。

<sup>102</sup> A/CN.4/763，第 44 段。

<sup>103</sup> J.L. Brierly, *The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p. 154.

的著述中对此表示同意，认为“海盗的法律概念很难明确阐述”。<sup>104</sup> 后来的著述也反映了这种认识。<sup>105</sup>

## 1. 第一〇一条作为习惯国际法的反映

60. 近几十年来著述的大多数作者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反映了习惯国际法。<sup>106</sup> 如 Guilfoyle 所述，“不管评论员可能希望如何，[该]规则是

<sup>104</sup> Gilbert Gidel,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e la mer: le temps de paix, vol. 1, Introduction – la haute mer* (Chateauroux, Établissements Mellottée, 1932), p. 306.

<sup>105</sup> 例如, Malvina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 the *Achille Lauro*, piracy and the IMO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afe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2 (April 1988), pp. 269-310, at p. 272.

<sup>106</sup> 例如,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 on “Piracy, present problem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ire*, vol. 83 (2023), Session of Angers (2023), third preambular para. and art. 1 (另可查阅: [www.idi-iil.org](http://www.idi-iil.or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of the Eleventh Commission, “Piracy, present problems”, *ibid.*, pp. 156-238, at pp. 170 and 187 (另可查阅: [www.idi-iil.org](http://www.idi-iil.org));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St. Paul,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 1987), p. 84;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but please do not do it in this place: geographical scope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under UNCLOS a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50, No. 4 (October 2019), pp. 407-449, at pp. 413-414; Kamal-Deen Ali, “Anti-piracy responses in the Gulf of Guinea: addressing the legal deficit”,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20 Years under UNCLOS*, Carlos Espósito *et al.*, eds.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6), pp. 203-219, at p. 213; Lawrence Azubuik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 *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No. 1 (Spring 2009), pp. 43-59, at p. 55; 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9;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35; Robin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it for purpose?”,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anos Koutrakos and Achilles Skordas, eds. (Oxford, Hart, 2014), pp. 9-32, at pp. 10 and 12; James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02-303; Yoram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 vol. 2, Holger P. Hestermeyer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2), pp. 1125-1145, at pp. 1125-1126 and 1128, paras. 1-2 and 6; Yoram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423-434, at pp. 423-424; Osatohanmwon Anastasia Eruaga and Maximo Q. Mejia, Jr.,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visiting international law definition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ulf of Guinea”, *Ocean Yearbook*, vol. 33 (2019), pp. 421-455, at pp. 435-436; Mathias Forteau and Jean-Marc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Paris, A. Pedone, 2017), p. 916; Ricardo Gosalbo-Bono and Sonja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combating piracy at sea: legal aspects”,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Koutrakos and Skordas, eds. (*op. cit.*), pp. 81-166, at pp. 97-98; Douglas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Criminal Law*, Neil Boister and Robert J. Currie,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364-378, at p. 371; Sandra L.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 in *Prosecuting Maritime Piracy: Domestic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Crimes*, Michael Scharf, Michael A. Newton and Milena Sterio,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31, at p. 17; Marie Jacobsson and Natalie Klei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and the role of informal lawmaking”, in *Unconventional Lawmaking in the Law of the Sea*, Natalie Klei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44-61, at p. 46; Robert Jennings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vol. 1, *Peace* (Harlow, Longman,



唯一普遍适用的规则，也是唯一具有习惯法地位的明确候选规则”。<sup>107</sup> 有些作者指出，各国也认为该定义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而且没有国家反对这一点。<sup>108</sup> 一些作者回顾《公海公约》序言，其中《公约》缔约国确认，其条款“概括宣

1992), p. 747; José Luis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against piracy and terrorism at sea: leg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63-400, at pp. 373 and 375; James L.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off the Somali coast and the Gulf of Guinea”, in *Law of the Sea*, del Castillo, ed. (*op. cit.*), pp. 456-468, at p. 458; Eugene Kontorovich, “‘A Guantánamo on the sea’: the difficulty of prosecuting pirates and terrorist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8, No. 1 (February 2010), pp. 243-276, p. 252; James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p. 331-440, at p. 336; James Kraska, “The law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maritime domain”,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Espósito *et al.*, eds. (*op. cit.*), pp. 163-202, at pp. 180-181; Rainer Lagoni, “Piraterie und widerrechtliche Handlungen gegen die Sicherheit der Seeschifffahrt”, in *Recht – Staat – Gemeinwohl: Festschrift für Dietrich Rauschnig*, Jörn Ipsen and Edzard Schmidt-Jortzig, eds. (Cologne, Carl Heymanns, 2001), pp. 501-534, at p. 524; Hanspeter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 problems, parallels, paradoxes”,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Hestermeyer *et al.*, eds. (*op. cit.*), pp. 1239-1258, at p. 1246; Efthymios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 on the High Sea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the Legal Order of the Oceans* (Oxford, Hart, 2013), p. 163; J. Ashley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 on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over modern instances of piracy”, in *Select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Clive R. Symmons,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1), pp. 119-137, at p. 121; Clive Schofield and Kamal-Deen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from Somalia to the Gulf of Guine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itime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Robin Warner and Stuart Kaye, eds.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 277-292, at p. 278;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p. 528; I.A. Shearer, “Piracy” (last updated October 2010),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ne Peters and Rüdiger Wolfrum,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vailable at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para. 13; 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487; Tullio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 developments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2 (April 2009), pp. 399-414, at p. 401; Tullio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Modern Piracy: Leg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Douglas Guilfoyle,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117-146, at pp. 119-120; Rüdiger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 options and limit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Nordquist *et al.*, eds. (*op. cit.*), pp. 3-40, at p. 7; 邹克渊, “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31, No. 1 (January 2000), pp. 107-118, at p. 110; 邹克渊,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ng to the crackdown of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3, No. 2 (1999), pp. 524-544, at pp. 527-528. 另见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vol. 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 (hereinafter “Virginia Commentary”), p. 197.

<sup>107</sup> Douglas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

<sup>108</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76;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 9;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见上文脚注 106), p. 916;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1; I.R. Hyslop, “Contemporary piracy”, in *Piracy at Sea*, Eric Ellen, ed.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 pp. 3-40, at pp. 6-7;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 (见上文脚注 106), p. 401; and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见上文脚注 106), p. 120.



示国际法上之确定原则”。<sup>109</sup> Dinstein 等人认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保留《公海公约》的条文“证实各国接受这些条文，认为它们准确反映了国际法”。<sup>110</sup> 有些著述还另外指出，这一定义后来也被纳入区域文书，并在安全理事会决议中提及。<sup>111</sup>

61. 对一些作者来说，在《公海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编纂海盗行为定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基于条约的定义，但没有改变上文讨论的以前在习惯国际法中缺乏权威定义的情况。<sup>112</sup> Tuerk 写道，“在习惯国际法下没有对海盗行为的权威定义”，但又补充道，“一些尚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仍然受 1958 年《[公海]公约》的约束，因此，各自的条文规定了目前有效的关于海盗行为的国际法”。<sup>113</sup>

## 2. 对第一〇一条的批评

62. 很多著述对这一定义提出了一般性的批评，往往认为它缺乏明确性。<sup>114</sup> Rubin 指出：

在试图编纂被广泛视为关于“海盗行为”的明确国际法的过程中出现明显混乱，几乎所有次要来源和许多主要来源以及司法公告中显然存在前后不一致现象和不可行的方法，据此可判断，这一情况中的“传统观点”已证明像传统观点通常那般一样是错误的。<sup>115</sup>

<sup>109</sup> 例如，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见上文脚注 106), p. 423。

<sup>110</sup> 同上，p. 424; and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 (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6, para. 2. 另见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见上文脚注 107), p. 31;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 (见上文脚注 106), p. 17; Jacobsson and Klei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见上文脚注 106), p. 46; Lagoni, “Piraterie und widerrechtliche Handlungen” (见上文脚注 106), p. 524; and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 (见上文脚注 106), p. 1246。

<sup>111</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 12; and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见上文脚注 107), p. 31. 另见 Region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 (Tokyo, 11 November 2004),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2398, No. 43302, p. 199。

<sup>112</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见上文脚注 106), p. 170. 另见 Oscar Abalde Cantero, “La conceptualización de la piratería y el robo a mano armada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un buque anclado en el pasado?”, in *Piratería marítima y gente de mar: más allá de la ficción*, Olga Fotinopoulou Basurko and Xosé Manuel Carril Vázquez, eds. (Barcelona, Atelier, 2020), pp. 57-86, at p. 62。

<sup>113</sup> Helmut Tuerk, “Combating piracy: new approaches to an ancient issue”, in *Law of the Sea*, del Castillo, ed. (见上文脚注 106), pp. 469-492, at pp. 469-470。

<sup>114</sup> 见 Abalde Cantero, “La conceptualización de la piratería” (见上文脚注 112), pp. 64-66;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见上文脚注 106), p. 437;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 and 22-23;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见上文脚注 106), p. 376; and Alfred P. Rubin, *The Law of Piracy*,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1998), p. 373。

<sup>115</sup> Rubin, *The Law of Piracy* (见上文脚注 114), p. 373。

Geiß 和 Petrig 认为，该定义“本质上错综复杂”，因为，他们认为，在拟定定义时海盗行为被视为一种“不值得外交界进行漫长审议的”古老现象，而且由于定义反映出“过于雄心勃勃地试图在一项罪行中涵盖某个犯罪现象的全部，同时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留有余地”。<sup>116</sup> Aune 认为，关于海盗行为的条文“范围有限，所用的措词和用语仍然未明确界定，而且不确切”。<sup>117</sup> 例如，鉴于这些缺点，O’Connell 认为该定义是“在海洋法编纂方面最不成功的一篇文章”。<sup>118</sup> Guilfoyle 回应这种批评，认为“这一定义接连被制定为法律……证明各国普遍接受其习惯法地位”。<sup>119</sup>

63. 其他批评意见涉及该定义的范围是否适当。<sup>120</sup> 一个这样的评论文章涉及定义所涵盖的行为。例如，Klein 写道，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海盗行为的定义受到了仔细审查，特别是各国是否可能在恐怖分子可能被类比为海盗这一基础上对恐怖分子行使普遍管辖权”。<sup>121</sup> 另一种批评思路涉及该定义的地理范围，地理范围引发了对“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讨论(见下文 D 节)。<sup>122</sup> Dinstein 指出，该定义“没有完全涵盖危及国际航行安全的所有暴力行为”，但他与其他作者一样认为，已经缔结了解决这些问题。<sup>123</sup> Eruaga 和 Mejia 指出，“与动机、公海要求、特别是两船规则等海盗行为的一些法律要求模糊不清并引起辩论，这说明针对海盗行为制定的国际框架不足以处理当代海上暴力”。<sup>124</sup>

64. 著述中偶尔也会提出更严厉的批评。Rubin 尤其认为，编纂工作使海盗行为的定义偏离了从国家实践中推断出来的定义，不过，他承认，在这一看法上，他属于少数。<sup>125</sup>

<sup>116</sup> Robin Geiß and Anna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Piracy Operations in Somalia and the Gulf of A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9.

<sup>117</sup> Bjorn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 under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Ocean Yearbook*, vol. 8 (1989), pp. 18-43, at p. 28.

<sup>118</sup> D.P.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 2, I.A. Shear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p. 970.

<sup>119</sup>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sup>120</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22-23; and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 (见上文脚注 106), p. 7。

<sup>121</sup> Natalie Klein,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9.

<sup>122</sup> 例如，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382-386。

<sup>123</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 (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8, para. 7. 另见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22-23; and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见上文脚注 106), p. 364。

<sup>124</sup>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见上文脚注 106), p. 437. 另见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22-23。

<sup>125</sup> Rubin, *The Law of Piracy* (见上文脚注 114), p. 374。

### 3. 考虑对第一〇一条进行修正的著述

65. 一些著述考虑到有人认为第一〇一条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不适当，因此考虑对该条进行修正。例如，国际法学会讨论了这一问题，确定“有两个考虑因素导致得出这一结论，即就海盗行为而言，更妥当的做法是不建议修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文的]措词”。<sup>126</sup> 第一个考虑因素是《公约》所载定义的权威性。<sup>127</sup> 第二个考虑因素是，《公约》所反映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微妙平衡”，任何修正案提案都可能打破这种平衡。<sup>128</sup> Birnie 在《公约》生效之前著述时同样认为，如果不重新讨论整套条约，对《公约》进行修正在政治上可能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sup>129</sup>

### 4. 审议海盗行为的其他定义著述

66. 有些著述审议海盗行为的其他定义。著述中经常指出，“海盗行为”一词可用于非法律背景，更宽泛地指海上暴力。<sup>130</sup> Dinstein 指出，“由于‘海盗行为’一词在广大公众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媒体、甚至政治家和律师偶尔会在各种场合使用这个词，而这些场合与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无关。”<sup>131</sup> 许多著述中提到的一个具体定义是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局采用的定义，海事局为统计目的适用了包括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在内的海盗行为定义：“登船或企图登船的行为，显然意图实施盗窃或任何其他犯罪，而且显然意图或有能力使用武力推进该行为”。<sup>132</sup> 这些著述一般强调，定义的目的不同于国际法下定义的目的。还应指出，海事局现在遵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调查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罪行实用规则》第 2.2 段各自所载的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sup>133</sup>

67. 有些著述指出，在最终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举行之前，国际法协会提出了以下海盗行为的新定义：“通过暴力、暴力

<sup>126</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76。

<sup>127</sup> 同上, p. 176。

<sup>128</sup> 同上, p. 177。

<sup>129</sup> P.W.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Piracy at Sea*, Ellen, ed. (见上文脚注 108), pp. 131-158, at p. 148。

<sup>130</sup> 例如, Anna Petrig, “Pirac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D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43-865, at p. 850。

<sup>131</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 (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6, para. 4。

<sup>132</sup>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 (见上文脚注 106), p. 337; Jean-Paul Pancracio, *Droit de la mer* (Paris, Dalloz, 2010), pp. 446 and 448; Alexander S. Skaridov, “*Hostis humani generis*”,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Nordquist et al., eds.(见上文脚注 106), pp. 479-500, at p. 483;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 (见上文脚注 113), pp. 470-471。

<sup>133</sup> 海事组织, A.1025(26)号决议, 附件。见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January–31 December 2022* (London, 2023), p. 3。

威胁、突然袭击、欺诈或其他手段非法扣押或控制船只”。<sup>134</sup> 海法会议没有审议所提的这一定义。<sup>135</sup>

## B. 关于第一〇一条(a)项所界定的海盗罪的著述

68.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所载海盗行为的定义反映了构成海盗行为的三种罪行，每项各规定了一种罪行。<sup>136</sup> 不过，与海盗行为定义有关的著述主要侧重于(a)项，该项界定了可被视为核心罪行的罪行，因为它涉及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这些行为是最显著的海盗行为。大多数这类著述都采用了将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定义分为一系列要素以便进行分析的办法。

69. 这些要素的数量各不相同。例如，Guilfoyle 采用了四个要素：

- (1) 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
- (2) 为私人目的而实施；
- (3) 在公海上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
- (4) 由私人船舶或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对另一船只或其上的人员或财产实施。<sup>137</sup>

70. 一些作者把 Guilfoyle 的第四个要素分为两个部分考虑，一个涉及行为人，另一个涉及行为所针对的目标，具体而言就是“两船”要求。<sup>138</sup>

71. 例如，Tanaka 遵循第一〇一条(a)项案文，确定了五个要素：

- (一) 必须有“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 (二) 非法犯罪必须是为了“私人目的”实施(私人目的要求)……。
- (三) 海盗行为是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员或财物实施的(私人船舶要求)……。
- (四) 海盗行为涉及两艘船舶或两架飞机，也就是说，海盗和受害者(两艘船只要求)……。

<sup>134</sup> 邹，“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见上文脚注 106), pp. 528-529。另见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 (见上文脚注 117), p. 31。

<sup>135</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 (见上文脚注 117), p. 31; Birm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见上文脚注 129), p. 139;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见上文脚注 106), p. 529。

<sup>136</sup> 见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6。

<sup>137</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见上文脚注 107), p. 27; and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sup>138</sup> 例如,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3;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9。

(五) 海盗行为必须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实施。<sup>139</sup>

72. 其他确定五个要素的著述也做了同样的划分。邹援引 Goldie 的观点，认为这五个要素包括：

- (1) 所控告的行为必须是抢劫、谋杀、殴打或强奸等暴力犯罪；
- (2) 是在任何国家陆地领土或领海或其他属地管辖范围以外的公海上实施的；
- (3) 由私人船舶实施，或由通过叛变或其他方式不再受船舶所有国的纪律制约和有效控制的公共船舶实施；
- (4) 为私人目的；
- (5) 从一艘船舶上对另一艘船舶实施，因此至少涉及两艘船舶。<sup>140</sup>

73. Dinstein 同样将他对定义的讨论分为“行为”、“行为人”、“目的”、“地点”和“所针对的目标”，大致对应 Tanaka 的要素(一)、(三)、(二)、(五)和(四)。<sup>141</sup>

74. 国际法学会的报告在确定海盗行为的“基本要素”时，进一步区分了以下两点：只有私人船舶或船员叛变的政府船舶才能够从事海盗行为，海盗行为可能由船舶或飞机实施。<sup>142</sup>

75. 本备忘录将定义分为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与著述中最突出的讨论领域相对应。按照第一〇一条(a)项的案文，这些要素在下文依次讨论。

#### 1. 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76. 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的海盗行为定义中的第一个要素是海盗行为涉及“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

77. 有些著述针对没有进一步明确说明定义指的是哪些类型行为的情况发表了评论意见。如 O'Connell 所述，该定义“没有就哪些类型的暴力构成海盗行为提供指导。”<sup>143</sup> Geiß 和 Petrig 对“行为”一词的使用发表了评论意见：他们注意到，虽然在(a)项中，该词是复数形式，但在(b)和(c)项中使用的“行为”一词为

<sup>139</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9。

<sup>140</sup>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7. 另见 L.F.E. Goldie, “Terrorism, piracy and the Nyon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a Time of Perplexity: Essays in Honour of Shabtai Rosenne*, Yoram Dinstein, ed.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9), pp. 225-248, at p. 227; 邹, “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10。

<sup>141</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28-1136, paras. 8-26; and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5. 另见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9。

<sup>142</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8。

<sup>143</sup>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见上文脚注 118), p. 969。

单数形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单一行为可能构成海盗行为。<sup>144</sup> 有些作者指出，如 Tanaka 所述，该案文表明，在没有对这些用语作出界定的情况下，“这两种行为，即非法暴力行为或掠夺行为[，]是以可供选择的的行为的形式列出的”。<sup>145</sup> 他还指出，暴力行为可能针对船上人员或财产实施。<sup>146</sup> 国际法学会在其报告中解释说，“看起来‘暴力’(杀害、伤害、强奸等)和‘扣留’(隔离、劫持勒索等)这两个词用来指对人员实施的非法行为，而‘掠夺’一词用来指针对财产实施的行为。”<sup>147</sup> Dinstein 指出，“掠夺通常被界定为‘劫掠、抢劫或抢掠行为’。”<sup>148</sup> 有些作者指出，盗窃和意图偷盗都不是海盗行为的基本要素。<sup>149</sup> Dinstein 还认为，性暴力行为可能是“该罪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sup>150</sup> Pellegrino 补充说，“不要求造成损害或损失”才能认定犯罪。<sup>151</sup>

78. 这些著述中讨论的最突出的问题是用来限定“暴力或扣留行为”的“非法”一词的意义。<sup>152</sup> 有些著述指出，不清楚行为根据哪种法律制度(国际或国内)必须是非法的。<sup>153</sup> 有些作者回顾，希腊曾在就《公海公约》进行谈判时提议删除该词，但未获成功(见上文第 32 段)。<sup>154</sup> Geiß 和 Petrig 认为这个词“不确切”，而且

<sup>144</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60;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6。

<sup>145</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另见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3。

<sup>146</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sup>14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sup>148</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28-1129, para. 8。

<sup>149</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Thomas A. Clingan, Jr., “The law of piracy”, in *Piracy at Sea*, Ellen, ed. (见上文脚注 108), pp. 168-172, at p. 169;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8;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2;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49; Kontorovich, “A Guantánamo on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252-253;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69;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0。

<sup>150</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8。

<sup>151</sup> Francesca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ping”,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43, No. 3 (July 2012), pp.429-446, at p. 436。

<sup>152</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0;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3;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p. 42-43; Håkan Friman and Jens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with military force: some legal aspects of policing Somali pirates by navies”, in *Modern Piracy*, Guilfoyle, ed.(见上文脚注 106), pp. 172-201, at p. 175;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6; Alfred P. Rubin, “Is piracy illegal?”,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0, No. 1 (January 1976), pp. 92-95, at p. 92; Rubi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4), pp. 366-367; and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

<sup>153</sup>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and Rubin, “Is piracy illegal?”(见上文脚注 152), p. 92。

<sup>154</sup> 例如，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见上文脚注 107), p. 43; and Rubin, “Is piracy illegal?”(见上文脚注 152), p. 93。

“重复，因为在国际公法中找不到为私人行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辩解的理由，比如国内法规定的个人自卫”。<sup>155</sup> 包括国际法学会以及 Geiß 和 Petrig 本人在内的若干作者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是得出结论认为，该词必须指根据国内法或一般法律原则非法。<sup>156</sup> 国际法学会称，“似乎显而易见的是，[第一〇一条]……指根据大多数国内刑法制度和根据刑法的一般原则系属非法的行为”。<sup>157</sup> 对 Geiß 和 Petrig 来说，该条“指的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根据决定对海盗行为行使司法管辖权并根据其国内法起诉被控施害者的国家的法律，这些行为是非法的”。<sup>158</sup> Dinstein 认为，这一用语必须指国际法，同时承认国内法对选择起诉海盗嫌疑人的国家具有相关性。<sup>159</sup>

79. 持这两种观点的作者把为抵御海盗攻击而采取的自卫行动当作可能不是海盗行为定义意义上的“非法”行为的例子提出。<sup>160</sup> Petrig 还建议，“私人扣押可能是合法的(例如，扣押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当场被抓的人，直到将其移交给执法人员)”。<sup>161</sup> 由于 Geiß 和 Petrig 认为“非法”这一限定词的范围是参照国内法确定的，因此，他们的观点是，从在国际法下赋予各国的执法权力的范围来看，非法性的标准不相关。<sup>162</sup> 同样，Wolfrum 认为，“应由起诉国的法院来决定所审议的暴力行为根据国际法或该国的国内法是否非法”。<sup>163</sup> Rubin 持更加严格批评的观点，认为该用语“似乎恢复了私掠法”，但也指出，这种结果不可能是该条文意图达到的效果。<sup>164</sup>

80. Guilfoyle 讨论了“非法”一词可能意味着有关行为“与合法权力机构脱离”的可能性，认为这种观点将该用语与下文讨论的“私人目的”要求混为一

<sup>155</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0. 另见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69.

<sup>156</sup> 例如另见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3;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Lagoni, “Piraterie und widerrechtliche Handlungen”(见上文脚注 106), p. 513; and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 (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0-201.

<sup>15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sup>158</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0.

<sup>159</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10.

<sup>160</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6 (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23;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3;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10; Friman and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见上文脚注 152), p. 175;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6.

<sup>161</sup>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6.

<sup>162</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0.

<sup>163</sup>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

<sup>164</sup> Rubin, “Is piracy illegal?”(见上文脚注 152), p. 93-94; and Rubi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4), p. 366.

谈。<sup>165</sup> 他还认为，如果某个行为必须根据某国的国内法显然为“非法”行为才可构成海盗行为，则定义会过于复杂。<sup>166</sup> 他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任何不法行为”这一措词应理解为“扩大所涵盖行为的范围”。<sup>167</sup>

81. 有些著述讨论了具体行为是否属于暴力、扣留或掠夺的含义范围内。在其 2023 年 8 月 30 日题为“海盗行为，目前的问题”的决议中，国际法学会认为，此类行为“包括杀害、伤害、施酷刑、强奸、奴役他人、扣押他人以勒索赎金或囚禁他人，以及抢劫、偷盗、摧毁、破坏或勒索船舶、飞机或船上财产等行为”。<sup>168</sup> Forteau 和 Thouvenin 认为，该定义是“足够宽泛，涵盖盗窃、监守自盗、攻击和谋杀等行为”。<sup>169</sup> Aune 列出了可能构成海盗行为的 26 种行为。<sup>170</sup> Hodgkinson 认为，对相关行为的描述“使扣留、抢劫、抢掠、劫持、征用或暴力袭击船舶等行为可被定性为海盗行为”，同时指出，抢劫不是一项要求。<sup>171</sup> 然而，“直接威胁、破坏或在船上放置有害物质”不一定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172</sup> 考虑到“掠夺”这一用语，国际法学会认为它“范围足够广，除了专利掠夺和破坏行为外，还包括秘密盗窃行为”。<sup>173</sup> 然而，该学会推测，“如果有些人登上另一艘船与船上的人打牌，然后带着所登之船上被骗乘客或船员的钱回到自己的船上，结论或许会不同”。<sup>174</sup> Churchill 在查阅字典后得出结论认为，掠夺似乎意味着“用武力从船上偷盗货物，也可能仅仅是攻击一艘船”。<sup>175</sup> Jennings 和 Watts 认为，以武力威胁胁迫另一船舶的行为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176</sup>

82. Churchill 询问暴力是否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才能构成海盗行为。<sup>177</sup> 他举了渔船之间为争夺相同渔获物而发生暴力的例子，他认为，可根据 1988 年《制止

<sup>165</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3。

<sup>166</sup> 同上。

<sup>167</sup> 同上。

<sup>168</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1)。

<sup>169</sup>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sup>170</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43. Aune 的行为清单包括：“盗窃、劫掠、扒窃、破坏他人财产、讹诈、敲诈、聚众闹事、纵火、绑架、殴打、重伤、强奸、鸡奸、酷刑、杀人、谋杀、集体杀戮、灭绝种族、杀婴、弑兄、弑母、弑父、奴役、危及生命、劫持(另一艘船)[以及]凿沉(另一艘船)”。

<sup>171</sup>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sup>172</sup> 同上。

<sup>173</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sup>174</sup> *Ibid.*, pp. 189-190.

<sup>175</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5-16。

<sup>176</sup>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见上文脚注 106), p. 752。

<sup>177</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3-14。



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更好地处理这种暴力。<sup>178</sup> 他还考虑了环保抗议的暴力行为(见下文第 97 段), 指出日本的船舶受到的影响最大, 但日本似乎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海盗行为。<sup>179</sup> Churchill 认为, 行为“必须达到一个最低的暴力门槛, 可能是相当严重性质的暴力”, 才能构成海盗行为并为适用普遍管辖权提供正当理由。<sup>180</sup>

83. 有些著述阐述了该罪行的犯罪意图要素。大多数作者达成一致的一个基线是, 抢劫意图, 即劫掠意图(*animus furandi*), 不是某个行为构成海盗行为的必要条件。<sup>181</sup> O'Connell 提出, 相互竞争的渔船之间发生暴力的情景就是一个为明确的私人目的实施的没有抢劫意图的行为的例子。<sup>182</sup> 有些著述持不同观点。例如, Schofield 和 Ali 将“私人目的”与 *lucri causa*(为图利)混为一谈。<sup>183</sup> 国际法学会更笼统地考虑犯罪意图问题, 认为“它意味着所有海盗行为都是故意的”。<sup>184</sup> Churchill 指出, 该定义没有明确指出海盗行为的犯罪意图, 但他同样得出结论认为, 海盗行为“似乎是故意的”, 并指出第一〇一条(b)项中列入了关于“自愿参加[海盗船舶]活动”的类似标准, 而第一〇三条在界定海盗船舶本身时提到“处于主要控制地位的人”的意图。<sup>185</sup>

84. 很多著述讨论了未遂海盗行为是否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186</sup> 国际法学会认为, 未遂行为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187</sup> 对该学会来说, 未遂行为应予惩治, 这一点“似乎隐含于在打击海盗行为方面尽可能充分合作的义务中”。<sup>188</sup> 该学会还指出, “可以假设,未遂海盗行为作为‘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

<sup>178</sup> 同上, p. 14。《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88年3月10日, 罗马),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1678卷, 第29004号, 第201页。

<sup>179</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 (见上文脚注 106), pp. 14-15。

<sup>180</sup> 同上, p. 15。

<sup>181</sup> 例如,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89;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1;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2, para. 15;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2;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2;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7;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63-164;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6;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0。

<sup>182</sup>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0。

<sup>183</sup>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sup>184</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0。

<sup>185</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sup>186</sup> 例如, Friman and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见上文脚注 152), p. 176;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1; and Rubin, “Is piracy illegal?”(见上文脚注 152), pp. 94-95。

<sup>18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1);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1-192。

<sup>188</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1。

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行为，间接属于[第一〇一条(b)项]之下”。<sup>189</sup> Dinstein 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几乎毫无疑问，海盗行为不必圆满完成”。<sup>190</sup> 《弗吉尼亚评注》也同样指出，未遂行为虽然没有列在定义中，但“可等同于海盗行为”。<sup>191</sup> 有些作者不同意这一点。例如，Tanaka 援引在拟订《公海公约》期间被否决的联合王国提案(见上文第 35-36 段)，认为未遂行为不属于该定义的范围。<sup>192</sup> Churchill 援引同一提案和合法性原则，认为该定义并未扩展到未遂海盗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未“在法律中详细说明”。<sup>193</sup>

85. 同样，Treves 认为，“为海盗行为做准备的行为只有在其属于[第一〇一条(b)和(c)项]范围内时才涵盖在内”。<sup>194</sup>

## 2. 为私人目的从事

86. 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定义的第二个要素是要求行为须是“为私人目的从事”才能构成海盗行为。Shaw 将这一标准描述为“国际法下海盗行为的本质”。<sup>195</sup> 如 Wolfrum 指出的那样，这一标准“大大限制了[海盗行为]规则的适用范围”。<sup>196</sup>

<sup>189</sup> 同上。

<sup>190</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9. 另见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2。

<sup>191</sup>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2。

<sup>192</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例如另见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22-23; and Rubi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4), p. 367。

<sup>193</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1。

<sup>194</sup>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120-121. 另见下文 C 节; Friman and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见上文脚注 152), p. 176; and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见上文脚注 106), p. 402。

<sup>195</sup> Shaw,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

<sup>196</sup>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

87. 在有关海盗行为定义的著述中，“私人目的”要求引起的意见分歧最显著。如 Geiß 和 Petrig 指出的那样，这一要素“引发了大量辩论”。<sup>197</sup> 描述性著述经常指出，有两种主要的解释，根据一种解释，未经一国授权的行为被视为“为私人目的”从事，根据另一种解释，应将私人目的理解为与政治目的相反。<sup>198</sup> 例如，Eruaga 和 Mejia 指出，“私人目的”要求“在讨论国家或有政治动机的团体的暴力行为是否被视为海盗行为时仍然是分歧所在”。<sup>199</sup>

88. 有些著述指出了其他可能的解释。例如，Halberstam 指出，“私人目的”要求也可被解释为排除“其行为没有个人动机的人，无论是金钱动机还是其他动机”。<sup>200</sup> Aune 认为，这一短语的另一个含义更狭隘，即要求有偷盗意图，他并不接受这一点，认为它与拟订《公海公约》时对海盗行为的习惯理解不一致。<sup>201</sup>

89. 很多作者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应把“为私人目的”的意思理解为未经国家或政府当局授权。<sup>202</sup> 这种理解反映在国际法学会题为“海盗行为，目前的问题”的决议第 3 条第(2)款中，根据该款，“一国实施的行为不构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规定的]海盗行为”。<sup>203</sup> Kateka 认为，为私人目的的行为只不过是“未得到国家批准的非公共行为”。<sup>204</sup> Guilfoyle 将这一理解与《公约》第一〇二条所反映的规则(即政府船只一般不能够从事海盗行为)联系起来。<sup>205</sup> 对他来说，海盗行为必不可少的是“故意在基于国家的系统的法律范围外运

<sup>197</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1. 另见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9。

<sup>198</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3-194; Azubuiké,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52;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6-17;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1; Claude Goyard, “L’affaire du « Santa-Maria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66 (1962), pp. 123-142, at pp. 124-125;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p. 32-42; Douglas Guilfoyle, “Piracy and terrorism”,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Koutrakos and Skordas, eds.(见上文脚注 106), pp. 33-52, at p. 33;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p. 846-847. 另见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9。

<sup>199</sup>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37。

<sup>200</sup>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 282。

<sup>201</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26。

<sup>202</sup> 例如，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p. 305-306;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1;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6; Guilfoyle, “Piracy and terrorism”(见上文脚注 198), p. 52;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and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64-165。

<sup>203</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2)。

<sup>204</sup>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58。

<sup>205</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6。

作”。<sup>206</sup> O’Connell 同样认为，“否认所有权力似乎是海盗行为的本质”。<sup>207</sup> Guilfoyle 从其立场中推断出的一个结果是，“缺乏授权是一个可以客观检验的问题，而不涉及主观动机。”<sup>208</sup> Crawford 将这一问题与行为是否享有国家豁免或引起国家责任的问题联系起来。<sup>209</sup> Goldie 同样认为，“用于确定一个目的是否为非私人目的的检验标准成为判定寻求实现该目的的团体是否是一个能够承担国际公法义务和责任的公认政治实体的检验标准”。<sup>210</sup>

90. 持这种意见的几位作者提到了国际法委员会以前就定义开展的工作。这类著作指出，如 Geiß 和 Petrig 所述，“‘为私人目的’一词最初被列入海盗行为的定义，以承认内战叛乱这一历史上的例外情况，这些叛乱只袭击其试图推翻的政府的船只。”<sup>211</sup> Halberstam 介绍了定义的拟订情况，并指出，有关定义的筹备工作文件将私人目的和政治目的作了对比，而且在任何阶段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私人目的”一词会将恐怖主义行为排除在海盗行为的定义之外。<sup>212</sup> Van der Mensbrugge 回顾，如果允许各国以涉嫌海盗行为为由拦截他国军舰，则必须避免所涉及的严重后果。<sup>213</sup> 然而，Churchill 并不认为起草历史“就这一短语的含义提供了任何真正的指导”。<sup>214</sup> 有些著述突出强调了国际法委员会的评注，指出委员会的立场是海盗行为“可能是仇恨或报复情绪引起的”。<sup>215</sup>

<sup>206</sup> 同上，p. 37。另见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64-165。

<sup>207</sup>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0。

<sup>208</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2。

<sup>209</sup>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p. 305-306。

<sup>210</sup> Goldie, “Terrorism, piracy and the Nyon Agreements”(见上文脚注 140), p. 235。

<sup>211</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1. 另见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4;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3; Guilfoyle, “Piracy and terrorism”(见上文脚注 198), p. 34; and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75 and 277。

<sup>212</sup>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81 and 290。

<sup>213</sup> Yves van der Mensbrugge, “Le pouvoir de police des États en haute mer”,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1, no. 1 (1975), pp. 56-102, at p. 63。

<sup>214</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

<sup>215</sup> 《1956年……年鉴》，第二卷，A/3159号文件，见第33段，第282页，海洋法条款草案中条款草案第三十九条评估第(1)(-)段。见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38;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and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2。

91. 对很多其他作者来说，私人目的应与政治目的相对照来理解。<sup>216</sup> 例如，Tuerk 写道：“‘私人目的标准’导致‘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的唯一目的’而攻击船舶的行为被排除”在定义的范围外。<sup>217</sup> 对 Shaw 来说，“出于政治原因的劫持或接管被自动排除”在海盗行为的定义之外。<sup>218</sup> 对 Dinstein 来说，“为了损害一个国家或其政府的利益而实施的行为无可辩驳地具有公共性质或政治性质”。<sup>219</sup> 有些作者认为，私人目的要求本身将恐怖主义行为排除在海盗行为的定义之外。<sup>220</sup> 例如，Tuerk 对比了海盗和恐怖分子的推定目标：

海盗通常寻求经济利益，而恐怖分子则希望提出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观点，而且往往同时肆意破坏人的生命。此外，海盗行动隐秘，而恐怖分子则力求其行动引起关注。这两个群体在其行动的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方面存在基本区别，这似乎使他们不太可能相互勾结。<sup>221</sup>

92. 有些作者考虑政治和商业活动之间的潜在关系。Jesus 大体上认为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被排除在外，但提出利用海盗活动为政治活动筹集资金是个可能很难定性的边缘情况。<sup>222</sup> 同样，Azubuike 认为，这一要求反映出“其他国家不愿意对没有商业层面的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主张管辖权”。<sup>223</sup>

93. 有几篇著述阐述了如何确定被控实施海盗行为的人的动机。Tanaka 指出，如果按与政治目的相反的意思理解私人目的，“行为是根据犯罪人的动机来检验的”。<sup>224</sup> Dinstein 认为，“一项行为是为了私人目的还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实施

<sup>216</sup> 例如，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见上文脚注 106), p. 85;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0;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8;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6;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1247-1248; Nguyen Quoc Dinh *et al.*,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8th ed. (Paris, LGDJ, 2009), p. 1345;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0; Pancraccio, *Droit de la mer* (见上文脚注 132), p. 450;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6; Donald R. Rothwell and Tim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Oxford, Hart, 2010), p. 162;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另见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 119;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6;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and Wolft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

<sup>217</sup>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0。

<sup>218</sup> Shaw,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

<sup>219</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2, para. 16。

<sup>220</sup> 例如，Angela Del Vecchio, “The fight against piracy and the *Enrica Lexie* case”, in *Law of the Sea*, del Castillo, ed.(见上文脚注 106), pp. 397-422, at p. 407;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

<sup>221</sup>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3。

<sup>222</sup>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9。

<sup>223</sup> Azubuik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52-53。

<sup>224</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的问题应该客观地确定”，而不是根据行为人的看法确定。<sup>225</sup> Schofield 和 Ali 认为私人目的标准有问题，认为“实际上很难证明某项犯罪的私人动机”。<sup>226</sup>

94. 国际法学会批评了把私人行为和政治行为相对立的观点，认为“非法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即使是出于‘正当理由’，也可构成海盗行为”。<sup>227</sup> 该学会补充说，“在解释‘私人目的’这一概念时如果排除私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或环境原因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可能很容易为对海上暴力行为作出不当辩解开辟道路”。<sup>228</sup> 同样，Guilfoyle 引述哈佛法学院于 1928 年和 1929 年编写的一个通常称为“哈佛草案”<sup>229</sup> 的条约草案，认为“允许犯罪人的间接动机或目的控制国家管辖权问题不可取”。<sup>230</sup>

95. Churchill 在这两种看法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强调“将行为定为海盗行为的理由是，它对国际航运和商业构成了无差别的暴力威胁”。<sup>231</sup> 因此，对他来说，无差别的恐怖主义行为因此满足私人目的要求，但环保抗议并不满足这一要求。<sup>232</sup> 同样对他的分析相关的是船旗国以外的另一国的军舰是否能够确定行为为海盗行为的问题。<sup>233</sup> Menefee 同样认为，若想让定义有意义，有必要进行平衡性检验。<sup>234</sup>

<sup>225</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2, para. 16.

<sup>226</sup>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sup>22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6.

<sup>228</sup> 同上, p. 197.

<sup>229</sup> Harvard Law Schoo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Supplement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2), pp. 739-885.

<sup>230</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p. 32 and 38. 另见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sup>231</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7.

<sup>232</sup> 同上, pp. 17-18.

<sup>233</sup> 同上, p. 17.

<sup>234</sup> Samuel P. Menefee, “The *Achille Lauro* and similar incidents as piracy: two arguments”, in *Piracy at Sea*, Ellen, ed.(见上文脚注 108), pp. 179-180, at p. 180.

96. 有些著述针对具体案件讨论对“私人目的”的这种理解。<sup>235</sup> 例如, Tuerk 认为,“私人目的”标准将阿基莱·劳伦号事件排除在海盗行为的定义之外,该事件涉及 1985 年巴勒斯坦解放阵线成员劫持一艘船舶。<sup>236</sup> 讨论的另一个案例是 1961 年的圣玛利亚号事件,在该事件中,一艘船上的一群持不同政见者控制了该船,他们企图推翻船旗国政府。<sup>237</sup> 虽然船旗国谴责这次扣押是海盗行为,但另一个国家持不同意见,并为行为人提供了庇护。Tanaka 提出这一事件是为了指出“不具有国家地位可能不会自动使行为人成为海盗”。<sup>238</sup> 有些著述提出这一事件是为了支持一种主张,即出于政治动机的行为不构成海盗行为。<sup>239</sup> 其他著述似乎将其归入叛乱范畴内。<sup>240</sup> 无论这种行为是否被视为“为私人目的”实施,这两起事件都不属于定义的范围,因为每个事件都只涉及一艘船舶。<sup>241</sup>

97. 有些著述审查了环保活动家因在公海上对其他船舶采取暴力行动而被控实施海盗行为的案件。<sup>242</sup> 所举例子包括在比利时法院审理的 *Castle John* 诉 *NV Mabeco* 案和在美国法院审理的鲸类研究所(日本)诉海洋守护者协会案。这类著述普遍认为,在这两个案件中,法院都将活动家对其他船舶实施的暴力行为视为海盗行为,因为尽管有政治动机,但目的仍然是私人性质。<sup>243</sup> Churchill 对上

<sup>235</sup> 例如,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p. 143-147; Guilfoyle, “Piracy and terrorism”(见上文脚注 198), p. 35; and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s 23-24。

<sup>236</sup>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3。

<sup>237</sup>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p. 144-145;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86-287; Nguyen *et al.*,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见上文脚注 216), p. 1345; Rubi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4), p. 381;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7-488。

<sup>238</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sup>239</sup> 例如, Nguyen *et al.*,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见上文脚注 216), p. 1345. 另见 Barry Hart Dubn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11, No. 3 (Winter 1979), pp. 471-518, at p. 484; and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2。

<sup>240</sup>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86-287; and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 119。

<sup>241</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3; and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6。

<sup>242</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4-195;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7-18;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2, para. 16;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8; Atsuko Kanehara, “So-called ‘eco-piracy’ and interventions by NGOs to protect against scientific research whaling on the high seas: an evaluation of the Japanese position”, in *Selected Contemporary Issues*, Symmons, ed.(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5-220, at pp. 207-212; Kraska, “The laws of civil disobedience”(见上文脚注 106), pp. 181-184;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5;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7;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8-489。

<sup>243</sup> Kanehara, “So-called ‘eco-piracy’”(见上文脚注 242);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6;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p. 488-489. 另见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8。

述法院的结论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抗议不是对国际航运的无差别威胁，而是针对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sup>244</sup> 同样，Jesus 认为，“私人目的”要求“似乎排除了环保团体或人士在寻求保护海洋环境时实施的暴力和掠夺行为”。<sup>245</sup> 国际法学会澄清说，“不涉及非法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的行为，包括海上和平抗议行为，不构成海盗行为”。<sup>246</sup>

98. 很多著述讨论海盗行为与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对 Tanaka 来说，从“私人目的”要求可以看出“海盗行为不能由军队或政府公务船只或飞机或叛乱分子实施”。<sup>247</sup> 国际法学会持同样观点，但更加精确，提到“对敌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叛乱分子……”。<sup>248</sup>

99. Dinstein 在分析中提到武装冲突的性质。在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情况下，他与海盗行为作了明确的区分，指出“海盗以私人身份诉诸暴力，而战斗人员在诉诸暴力时则属于交战国之一，并以武装部队成员身份行事”。<sup>249</sup> 他回顾说，“在未发生兵变的情况下，国家委托的平台——军舰和军用飞机——不能被视为从事海盗行为”。<sup>250</sup> 他还指出，国际人道法“禁止为私人目的抢掠敌方财产”，战争时期抢掠行为人被视为战争犯。<sup>251</sup> 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Dinstein 的立场取决于攻击的目标和目的：

大体上看，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活动的叛乱船舶或飞机不能被视为肆意从事海盗行为：它们的行为将被视为为公共目的而不是私人目的而实施。不过，……如果被攻击的船舶/飞机属于外国，并且攻击发生在公海或公海上空，而且是为了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无关的私人目的，则该行为仍然构成海盗行为。<sup>252</sup>

100. Guilfoyle 对这个问题有类似的理解，对于内战叛乱分子攻击其试图推翻的政府的船只的行为免于归入海盗行为的情况，他考虑到可以根据这些船只“在国内冲突期间是叛乱分子的合理目标”来理解。<sup>253</sup> 然而，由于国际人道法既不

<sup>244</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7. 另见 Kanehara, “So-called ‘eco-piracy’”(见上文脚注 242), p. 210.

<sup>245</sup>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9.

<sup>246</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3); a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7. 另见 Kanehara, “So-called ‘eco-piracy’”(见上文脚注 242), p. 211.

<sup>247</sup>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7.

<sup>248</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2-193.

<sup>249</sup>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7.

<sup>250</sup> 同上, p. 427.

<sup>251</sup> 同上, p. 428.

<sup>252</sup> 同上。

<sup>253</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33. 另见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78-280.



允许叛乱团体拦截和搜查中立船舶，也不允许对平民发动任何攻击，他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这些团体对民用船只和悬挂外国国旗的船只发动的攻击属于海盗行为制度的范畴。<sup>254</sup> O'Connell 对“未获承认的叛乱分子”的地位有着类似的想法：

合法交战行为与非法交战行为之间的真正界线不是中立国眼中的行为地位，而是所实施行为的特性。行为只要是交战活动通常附带的行为，就不应被定性为海盗行为，即使行为人可能仅有最少量的国际授权。<sup>255</sup>

### 3. 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

101. 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海盗行为定义的第三个要素涉及行为人：要求行为须由“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实施才能构成海盗行为。很多著作注意到这一要求。<sup>256</sup>

102. 有些作者结合《公约》第一〇二条讨论了这一标准，根据该条，“军舰、政府船舶或政府飞机由于其船员或机组成员发生叛变并控制该船舶或飞机”，则可视同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sup>257</sup> 在这方面，一些作者支持宽泛地理解“叛变”一词，将未经授权使用政府船只从事海盗行为包括在内。<sup>258</sup> 有些著述论及国家

<sup>254</sup>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p. 34-35; and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5. 另见 Halberstam,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见上文脚注 105), pp. 282-283。

<sup>255</sup>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5。

<sup>256</sup> 例如，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见上文脚注 106), p. 85;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27;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230; Clinga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49), pp. 168-169;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3;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47;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4;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6;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and Rothwell and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16), p. 162。

<sup>257</sup> 例如，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27; Azubuik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52;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230;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R.R. Churchill and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3r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0;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3;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0, para. 12;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9;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48;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247;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6; Rothwell and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16), p. 163;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7;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sup>258</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0, para. 12。

官员的行为是否可能属于海盗行为定义范围的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这些行为如果是以私人身份实施的，则属于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sup>259</sup>

103. 很多著述论及“船舶”一词的含义，指出《公约》没有对其作出界定。<sup>260</sup> Geiß 和 Petrig 指出各国在保护公海航行自由方面的权益一般反映在海洋法中，认为“甚至小型船艇(小舟)也包括在‘船舶’一词的含义范围内”，并回顾说，小艇已被有效地用来进行海上攻击。<sup>261</sup> 对他们来说，海盗船舶是否“从‘母船’派出”无关紧要。<sup>262</sup> Eruaga 和 Mejia 持不同看法，认为没有给“船舶”一词下定义为解释留下了余地，而且小船发动的攻击可能不属于海盗行为的定义范围。<sup>263</sup>

104. 有些著述考虑技术发展对定义范围的影响。例如，国际法学会认为，“无论行为是由自主船或遥控船实施的还是针对自主船或遥控船实施的，都不比照影响[第一〇一条的]适用”。<sup>264</sup> 该学会指出，出于“明显的时间原因”，第一〇一条中的定义没有涉及自主交通工具。<sup>265</sup> 然而，该学会推理道，由于船舶或飞机的概念包括无人驾驶的交通工具，因此“应遵循的原则是，适用于船舶(包括潜艇)和飞机的规则一般也适用于遥控交通工具”，并且“可以笼统地理解，‘船员或机组成员’的概念包括操作[无人驾驶交通工具的]人员”。<sup>266</sup> Ademuni-Odeke 讨论在水下或海床上或海床下从事海盗行为的可能性，但指出，至少在《公约》谈判时，“技术尚未发展到使人能够从事这种三层面海盗行为的阶段”。<sup>267</sup>

105. 很多著作论及将飞机列入海盗行为定义的问题。有些作者认为，将飞机作为用于实施海盗行为的航空器和海盗行为所针对的目标列入定义反映了国际法的逐步发展。<sup>268</sup> Dinstein 称提及飞机“具有创新性”。<sup>269</sup> Crawford 也认为将飞机列入定义具有创新性，但认为这是明智的。<sup>270</sup> 国际法学会认为，在实践中，

<sup>259</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8-19; and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0, para. 12.

<sup>260</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and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62-63.

<sup>261</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62-63.

<sup>262</sup> 同上，另见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sup>263</sup>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40.

<sup>264</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4).

<sup>265</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199.

<sup>266</sup> 同上。

<sup>267</sup>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45-446.

<sup>268</sup> Vladimir Golitsyn, “Maritime security (case of piracy)”,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Hestermeyer *et al.*, ed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57-1176, at p. 1162; Rubi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4), p. 367; and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5.

<sup>269</sup>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0, para. 11.

<sup>270</sup>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3.

只有船舶攻击其他船舶是可能的。<sup>271</sup> 正如该学会和 Churchill 均指出的那样，飞机实施海盗行为在实践中尚未经证明是一个问题。<sup>272</sup>

#### 4. 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

106. 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定义的第四个要素涉及海盗行为所针对的目标。根据该条文第(1)分项，海盗行为包括“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的攻击。根据第(2)分项，攻击必须“针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

107. 很多著述提到第(1)分项下的要求，即行为应针对另一船舶或飞机，突出强调这种所谓的“两船”要求，或“两艘船只”要求，或“成双条件”。<sup>273</sup> 强调的一个主要后果是，船员或乘客在一艘船上实施的犯罪不属于第(1)分项所述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sup>274</sup> 有些著述指出，因此，从陆地、码头或水本身中发动的攻击不能构成第一〇一(a)项规定的海盗行为。<sup>275</sup>

108. 然而，有些著述指出，根据第(2)分项，“两船”要求不适用于除公海以外的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sup>276</sup> 如国际法学会指出的那样，第(2)分项“并不

<sup>271</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7-198。

<sup>272</sup> 同上，p. 199; and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8。

<sup>273</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5-206;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p. 26-27 and 31; Azubuik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53; Clinga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49), p. 169;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9; Churchill and Lowe, *The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57), p. 210;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39;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8;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6; Kanehara, “So-called ‘eco-piracy’”(见上文脚注 242), p. 208;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8; Peter Malanczuk,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189;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247;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见上文脚注 118), p. 970;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3;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6;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Shaw, *International Law* (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5;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见上文脚注 106), p. 402; and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120。

<sup>274</sup> 例如，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3;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34-1136, paras. 23-26;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6;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8; Lagoni, “Piraterie und widerrechtliche Handlungen”(见上文脚注 106), p. 513;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and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5。

<sup>275</sup>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22. 从陆地发动攻击的假设可能在无主地的情况中相关。

<sup>276</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5;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35-1136, paras. 21-24;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28。

要求海盗行为所针对的人或财物必须在船舶或飞机上，但前提是海盗行为是船舶或飞机实施的”。<sup>277</sup> 有些著述从这一条文中推断出，如《弗吉尼亚评注》所述，“船员对船长发起挑战——根据国内法可被视为叛变的行为——可能属于《公约》对‘海盗行为’的定义范畴。<sup>278</sup> Jesus 和 Rubin 都认为，根据定义的起草历史，此种结论将限于除公海以外的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sup>279</sup>

109. 与前一要素一样，讨论了“船舶”一词的定义，但这次提到海盗行为可能针对的目标。Geiß 和 Petrig 认为，“船舶适于在公海上航行这一点似乎就足以”确定受害船属于第一〇一条的范围内。<sup>280</sup> 他们还指出，被攻击船舶是私人船舶还是政府船舶以及它是否悬挂与发起攻击的船舶相同的国旗无关紧要。<sup>281</sup> 《弗吉尼亚评注》则持不同观点，认为“在将海盗行为限于在‘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上或针对‘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实施的行为时，[该定义]排除了针对军舰或为非商业目的运营的其他政府船舶的行为”。<sup>282</sup> Churchill 批评了这一观点，指出“在两部公约的案文中及其起草历史都没有支持这种立场”。<sup>283</sup>

110. 一些著述在讨论这一要素时提到了因只涉及一艘船而不构成海盗行为的具体案例。<sup>284</sup> 很多作者提到了阿基莱·劳伦号事件，在该事件中，一艘船被在港口登船的乘客劫持。<sup>285</sup> 由于这一事件只涉及一艘船，因此不构成国际法规定的

<sup>27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5. 另见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0; and Menefee, “The *Achille Lauro*”(见上文脚注 234), p. 179.

<sup>278</sup>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另见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p. 970-971.

<sup>279</sup>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7; and Rubin, “Is piracy illegal?”(见上文脚注 152), p. 95.

<sup>280</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3. 另见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sup>281</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2. 另见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32 and 1135, paras. 15-17 and 24;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and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3.

<sup>282</sup>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0.

<sup>283</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9.

<sup>284</sup> 例如，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p. 144-147; Churchill and Lowe, *The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57), p. 210;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0;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 119;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见上文脚注 106), p. 402; and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120.

<sup>285</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6;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2;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22;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8;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p. 436-437;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海盗行为，这一结论为 1988 年《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的谈判提供了启发。<sup>286</sup> 有些著述指出，同样的分析适用于圣玛利亚号事件。<sup>287</sup> 如 Klein 所述，“海盗行为定义中涉及两艘船的要求使得无法将劫持(乘客控制一艘船)定性为海盗行为”。<sup>288</sup> 然而，对于 Menefee 来说，此类事件仍然可根据第(2)分项被视为海盗行为，因为它们发生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sup>289</sup>

111. 与这一要素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对公海或专属经济区内的结构的攻击。国际法学会援引 2015 年北极日出号案的裁决，<sup>290</sup> 得出结论认为，“对公海上或更有可能是专属经济区内存在的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攻击也被排除在海盗行为的范围之外。<sup>291</sup> 同样，Clingan 讨论了针对公海上无人驾驶浮标实施的行为是否能构成海盗行为。<sup>292</sup> 虽然他指出，这些目标可被视为“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的财物，但他拒绝接受这一解释，认为它不符合国际法委员会使用这一短语的本意(另见下文第 120 段)。<sup>293</sup>

112. Guilfoyle 在考虑到飞机作为目标的问题时指出，对飞机的攻击要构成海盗行为，受害飞机必须“在公海上(即不在飞行中)”。<sup>294</sup>

#### 5. 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

113. 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定义的最后—个要素涉及海盗行为定义的地理范围。确定了该定义适用的两个地理区域：第(1)分项规定的“公海上”的行为，以及第(2)分项规定的“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的行为。

<sup>286</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6;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 (见上文脚注 107), p. 39;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3; Pellegrino,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见上文脚注 151), p. 437;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Rothwell and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16), p. 163; and Skaridov, “*Hostis humani generis*”(见上文脚注 132), p. 481。

<sup>28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6;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5, para. 24; Dubn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见上文脚注 239), p. 484;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2;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sup>288</sup>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 119。

<sup>289</sup> Menefee, “The *Achille Lauro*”(见上文脚注 234), p. 179. 他提到 1958 年《公约》第十五条第(1)款(b)项，该项成为 1982 年《公约》第一〇一条(a)项第(2)分项。

<sup>290</sup> 常设仲裁法院，荷兰王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关于北极日出号的仲裁裁决，关于实质问题的裁决，2015 年 8 月 14 日，《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三十二卷(2019 年)，第 205-314 页，见第 272 页，第 238 段。

<sup>291</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6-207. 另见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5, para. 24;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8。

<sup>292</sup> Clinga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49), pp. 170-171。

<sup>293</sup> 同上。

<sup>294</sup>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3。

114. 很多著述侧重于第(1)分项, 该分项称, 且正如国际法学会指出的那样, “海盗行为发生在公海上”。<sup>295</sup> 很多著述因此强调, 海盗行为的定义不包括领海或群岛水域内的行为。<sup>296</sup> Schofield 和 Ali 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一点, 指出, 根据第一〇一条, “海盗行为仅指发生在领海以外的行为”。<sup>297</sup> 如 Dinstein 指出的那样, “对受一国管辖的地区(包括其内水、群岛水域或领水, 甚或到达内陆)的袭击——即使是从公海上发动的——也超出了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sup>298</sup> 这一区分很重要, 因为正如几位作者所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攻击船舶的行为发生在目标停泊时或在领水内时。<sup>299</sup>

115. 关于飞机实施海盗行为的问题, 《弗吉尼亚评注》认为, 一架飞机在空中而不是在公海上对另一架飞机实施的行为不属于第(1)分项的范围内。<sup>300</sup> Churchill 怀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但同时表示, 这种攻击最好根据《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处理。<sup>301</sup>

116. 很多作者论及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的行为是否属于第(1)分项的范围并因而可构成海盗行为的问题。大多数作者都一致认为, 关于海盗行为的规则适

<sup>295</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0. 例如另见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41-442; Dubn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见上文脚注 239), pp. 473-474;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247;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3; and Wolf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

<sup>296</sup>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0;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Crawford,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303;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3, para. 19;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19-20;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9;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7;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 978; Pancraccio, *Droit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32), p. 455;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3; Rothwell and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216), p. 162;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90; Treves,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见上文脚注 106), p. 402; and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120.

<sup>297</sup>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sup>298</sup>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另见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3.

<sup>299</sup> 例如,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2; Dubn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见上文脚注 239), p. 474;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p. 470-471. 另见 Neuhold, “The return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247.

<sup>300</sup>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sup>301</sup>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19.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9月23日, 蒙特利尔),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974卷, 第14118号, 第177页。

用于专属经济区。<sup>302</sup> 一些作者认为,《公约》第五十八条第 2 款的后果在这方面很明确。<sup>303</sup> 第五十八条第 2 款除其他外规定,关于海盗行为的条文“只要与[第五部分]不相抵触,便适用于专属经济区”。Petrig 认为,“一般而言,[《公约》]中确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主权权利的第五十六条与[《公约》]中关于海盗行为的条文相抵触”。<sup>304</sup> Jennings 和 Watts 支持这一结论,指出“专属经济区无论是被简单地视为公海的一个特殊部分,还是被视为自成一类的区域,都当然不是领海”。<sup>305</sup> 此外,国际法学会注意到《公约》第五十八条第 3 款,由于该款的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sup>306</sup>

117. 有些著述质疑这一结论。邹写道,这些条款“模棱两可、具有争议性”。<sup>307</sup> 他注意到《公约》第八十六条,根据该条,适用于公海的规则,包括海盗行为制度,“适用于所有不包括在一国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一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海域”,<sup>308</sup> 并注意到第五十八条第 3 款。他从这两个条文中得出结论认为,

<sup>302</sup> 例如,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0-201;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1; Clingan,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49), p. 170;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3, para. 18;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p. 442-443;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4; Gosalbo-Bono and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见上文脚注 106), p. 98;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p. 43-44;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9; Jacobsson and Klei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见上文脚注 106), p. 46;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3;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2; Francisco Orrego Vicuña,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gime and Legal Natur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0; Pancraccio, *Droit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32), p. 455;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3;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p. 847-848;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2;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9;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and Wolftrum,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8。另见 Nguyen *et al.*,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见上文脚注 216), p. 1335。

<sup>303</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0;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3, para. 18; Golitsy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268), p. 1162;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9;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58-459; Nordquist *et al.*, eds., Virginia Commentar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2;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2;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9; Treves,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121;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0。另见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4。

<sup>304</sup>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p. 847-848。

<sup>305</sup>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3。

<sup>306</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1。

<sup>307</sup>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30; 邹, “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11。

<sup>308</sup> 邹,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30; 邹, “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11。

“由于海盗行为与航行安全密切相关，各国或许可以在另一国的反海盗措施不足时在该另一国的[专属经济区]内制止海盗行为”。<sup>309</sup> 他认为，关于沿海国是否有权要求另一国交出在前者专属经济区抓获的海盗的问题“未得到解决”。<sup>310</sup>

118. Aune 提出了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根据这两种解释，制止海盗行为的责任应由沿海国承担。<sup>311</sup> 据第一种解释称，由于“海盗行为不是第五十八条和第八十七条所允许的一种合法使用海洋的行为……，[在专属经济区内]抓捕海盗的权利属于沿海国。”<sup>312</sup> 第二种解释是，“海盗行为是一种经济投机活动，属于第五十五条和第五十六条的范围”，只有沿海国有权处理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此类活动。<sup>313</sup>

119. 虽然论及海盗行为制度是否适用于毗连区的著述更少，但论及此问题的著述一致认为该制度确实适用。<sup>314</sup> Shearer 在这样做时指出，毗连区往往是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sup>315</sup> Ademuni-Odeke 支持这一结论，他指出，毗连区被排除在海事组织的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定义之外，他据此推断，海盗行为的定义肯定适用。<sup>316</sup> Aune 还指出，该制度适用于专属经济区以外大陆架的上覆水域，因为这些水域是公海的一部分。<sup>317</sup>

120. 一些著作论及第一〇一条(a)项第(2)分项所载“在任何国家管辖权以外的地方”这一短语的范围。Tuerk 认为，在今天，这“几乎没有现实的可能性”。<sup>318</sup> Golitsyn 指出，根据哈佛草案，“这一条文涉及在‘被文明国家侵占’的地方或岛屿上实施的行为”。<sup>319</sup> Ademuni-Odeke 指出，这一概念不同于其他与海洋法有关的背景下使用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概念。<sup>320</sup> 一些著述指出，国际

<sup>309</sup> 邹，“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11. 另见邹，“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30。

<sup>310</sup> 邹，“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111. 另见邹，“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531。

<sup>311</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p. 29 and 36-37。

<sup>312</sup> 同上，p. 37. 另见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41。

<sup>313</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37。

<sup>314</sup> 例如，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425;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35; and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p. 140-141。

<sup>315</sup>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9。

<sup>316</sup>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25 and 431. 另见海事组织，A.1025(26)号决议，附件，第 2.2 段。

<sup>317</sup>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35。

<sup>318</sup>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1。

<sup>319</sup> Golitsy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268), p. 1162. 另见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4。

<sup>320</sup>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43-444。



法委员会主要考虑的是“构成无主地的岛屿”。<sup>321</sup> 在解释为何没有有效政府的国家的领水不在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内时，Geiß 和 Petrig 补充说，“就确定‘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而言，主权是决定性的，而存在或不存在的政府控制则无关紧要。”<sup>322</sup> 此外，很多作者提到南极洲被列为可能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国际法学会提到外层空间，指出在这两个地方都不可能发生海盗行为。<sup>323</sup>

121. 一名作者，即 González-Lapeyre，批评这一条文的措词，回顾说，按照[《公约》]第九十二条第 1 款，“船舶航行应仅悬挂一国的旗帜，而且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他据此质疑海盗行为只能发生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这一说法是否正确。<sup>324</sup>

122. 总体考虑到第(2)分项的影响，国际法学会得出结论，认为“无论可能有多么矛盾，实际上多么无用，将海盗行为的地域范围扩展到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看起来都不会在目前的海盗行为制度范围内造成任何损害或引发任何讨论。”<sup>325</sup>

<sup>321</sup>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见上文脚注 106), p. 86;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443;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31;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39;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230;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3, para. 18;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Jennings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 753;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7; O’Connell,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18), pp. 970-971;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2; and Shearer,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ara. 15. 另见 A/CN.4/757, 第 55 段。

<sup>322</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见上文脚注 116), p. 63。

<sup>323</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5. 例如另见 Aune,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见上文脚注 117), p. 31; Birnie,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见上文脚注 129), p. 139;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3, para. 18;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2; Roach,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见上文脚注 106), p. 122;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89。

<sup>324</sup> Edison González-Lapeyre, “Un nouvel envisagement sur la piraterie maritime”, in *Law of the Sea*, del Castillo, ed.(见上文脚注 106), pp. 435-455, at p. 443。

<sup>325</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5。

### C. 关于自愿参加海盗船舶或飞机的活动以及关于教唆或故意便利海盗行为的著述

123. 论及海盗行为定义中规定的第二和第三种罪行的著述较少。<sup>326</sup> 这两种罪行是在第一〇一条(b)和(c)项中规定的, 分别涉及“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 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和“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正如国际法学会指出的那样, 这两项的目的是在海盗行为的定义中包括没有直接参与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的参与者的活动。<sup>327</sup> 该学会所举的例子包括海盗船舶上的水手、电机工程师和厨师以及武器和设备经销商、借钱给海盗的银行家或代表海盗进行赎金谈判的人。<sup>328</sup>

124. 很多作者对(b)项提出了评论意见。Petrig 指出, “一个人如果明知一艘船舶意图用于海盗攻击而自愿参与其活动, 那么该船舶一进入[专属经济区]或公海, 该人就实施国际法规定的海盗行为”, 并认为这一罪行接近阴谋罪概念。<sup>329</sup> 她认为, 该项为巡逻的海军部队进行早期干预以防止海盗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sup>330</sup> Geiß 和 Petrig 指出, 《公约》第一〇三条载有“海盗船舶”的定义, 其中指出海盗船舶指“意图用于……从事第一〇一条所指各种行为中的一种行为”的船舶, 这一定义如果结合第一〇一条(b)项解读, 可能引起迂回的解释。<sup>331</sup>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 他们提议“通过目的性限缩的方式”, 把第一〇三条解读为仅指第一〇一条(a)项所载定义的第一部分。<sup>332</sup> Jennings 和 Watts 指出, 尽管有“两艘船只”要求, 但如果叛变是“在目前意图使用船只从事海盗行为”的情况下进行的, 则(b)项可将叛变纳入海盗行为定义的范围。<sup>333</sup> Ademuni-Odeke 指出, (b)项与(a)项不同, 不包括明确的地域限制。<sup>334</sup>

<sup>326</sup> 例如见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21;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29, para. 9;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8; Friman and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见上文脚注 152), p. 175;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1;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p. 848-849.

<sup>32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207-208.

<sup>328</sup> 同上, p. 207.

<sup>329</sup>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p. 848-849.

<sup>330</sup> 同上, p. 849.

<sup>331</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4.

<sup>332</sup> 同上, p.65.

<sup>333</sup> Jennings and Watt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见上文脚注 106), pp. 751-752.

<sup>334</sup>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435.

125. 对(c)项的评论意见侧重于其地理范围。有些评论意见重点强调, 该项缺乏地域限制, 这意味着该条文可包括在一国管辖范围内的陆地或水域上的行为, 行为不必发生在船上。<sup>335</sup> Geiß 和 Petrig 认为, 用于从领水内为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提供便利的船舶构成《公约》第一〇三条意义范围内的海盗船舶, 但在领水内从事第一〇一条(a)项所述行为的船舶不是海盗船舶, 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矛盾”。<sup>336</sup> 对国际法学会来说, (b)和(c)项更广泛的地域范围意味着“无权为逮捕涉嫌参与者、教唆者或协助者而进入他国领土”。<sup>337</sup>

#### D. 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

126. 找到的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有关的著述较少, 评论者和定义中也将该行为称为“武装抢劫船舶行为”。这类著述一般侧重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相关实践, 往往给人一种关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国际法正在发展中的感觉。例如, Petrig 写道,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要素在国际法中远未得到解决。<sup>338</sup> 许多著述指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都没有对该用语进行界定。<sup>339</sup>

<sup>335</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3 (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8;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435;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1;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4, para. 21; Friman and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见上文脚注 152), p. 176;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5; Guilfoyle,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3;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49. 另见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sup>336</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5。

<sup>337</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08。

<sup>338</sup>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up>339</sup> 例如,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26;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 1134, para. 20;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and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72-74. 另见 A/CN.4/757, 第 206-329 段。

127. 著述中最常援引的定义是海事组织通过的定义：2001年《调查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罪行实用规则》第2.2段，<sup>340</sup>及取代该规则的2009年《调查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罪行实用规则》第2.2段中的定义。<sup>341</sup>2001年的定义规定如下：

2.2 “武装抢劫船舶行为”指除海盗行为外，在一国对此类犯罪的管辖范围内，对船舶或船上人员或财产的任何非法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或以此相威胁的行为。<sup>342</sup>

128. 2009年定义体现在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防止和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条款草案中条款草案第3条中，<sup>343</sup>其中规定：

2.2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指下列行为中的任何行为：

.1 为私人目的在一国的内水、群岛水域和领海内，对船舶或对船舶上的人或财物所从事的除海盗行为外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或以此相威胁的行为；

.2 教唆或故意便利上述行为的任何行为。<sup>344</sup>

129. 讨论的其他定义包括以下文书中所列定义：2004年11月11日在东京通过的《亚洲打击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行为区域合作协定》(通常称为“ReCAAP”)；<sup>345</sup>2009年1月29日通过的《关于打击西印度洋和亚丁湾海盗和武装抢劫船舶的行为

<sup>340</sup> 海事组织，A.922(22)号决议，附件。见Dinstein，“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106)，p. 1134，para. 20；Dinstein，“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106)，p. 429；Geiß and Petrig，*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116)，p. 73；Kateka，“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106)，p. 460；Kraska，“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106)，p. 338；Pancrazio，*Droit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132)，p. 449；Papastavridis，*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106)，p. 166；and Tuerk，“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113)，p. 471。

<sup>341</sup> 海事组织，A.1025(26)号决议，附件。见Ademuni-Odeke，“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106)，pp. 424-425；Kateka，“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106)，p. 460；Abalde Cantero，“La conceptualización de la piratería”(见上文脚注112)，p. 75；and Juan Cristóbal Fernández Sanz，“Marco jurídico actual de la piratería: un antiguo delito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ar”，*Revista Tribuna Internacional*，vol. 2，No. 4 (2013)，pp. 9-31，at p. 18。

<sup>342</sup> 海事组织，A.922(22)号决议，附件，第2.2段。

<sup>343</sup> A/78/10，第57段。

<sup>344</sup> 海事组织，A.1025(26)号决议，附件，第2.2段。

<sup>345</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report(见上文脚注106)，p. 227；Geiß and Petrig，*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116)，p. 74；Kateka，“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106)，p. 460；Klein，*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121)，p. 120-121；and Papastavridis，*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106)，p. 166。

守则》(《吉布提行为守则》);<sup>346</sup> 2013年6月25日通过的《关于在西非和中非打击海盗、武装抢劫船只和海上非法活动的行为守则》(《雅温得行为守则》)。<sup>347</sup>

130. 对有些作者来说, 海事组织《实用规则》所载定义具有权威性。<sup>348</sup> 其他作者把海事组织的定义当作唯一或主要例子提及。<sup>349</sup> 有些著述比较了上述各定义。<sup>350</sup>

131. 在其2023年8月30日决议第8条第(1)段中, 国际法学会采用了一个与海盗行为的定义更相似的不同定义:

1. 为本决议的目的,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指下列任何行为中的任何一种行为:

(a) 为私人目的在一国的领海、内水或群岛水域内的地方, 对船舶或对船上的人或财物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 或任何掠夺行为;

(b) 明知船舶被用于实施(a)项所述的一项或多项行为而自愿参与船舶活动的任何行为, 无论该行为在何处实施;

(c) 任何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行为, 无论该行为在何处实施。<sup>351</sup>

132. 该学会指出, 该决议仅限于“呼吁各国和国际组织在需要打击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任何地点建立适当形式的合作”。<sup>352</sup> 它认为不需要进一步拟订一项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相关的制度。

133. Geiß 和 Petrig 分析了安全理事会的做法, 指出第 1816(2008)号和第 1846(2008)号决议中采用的术语“非常不一致”。他们回顾, 安全理事会在多项决议中重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适用于打击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这两种行为的法律框架。然而,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概念并未出现在《公约》中。

<sup>346</sup> 海事组织, C 102/14 号文件, 附件, 附文 1。例如,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27;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73-74; and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60。

<sup>347</sup> 例如,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60。

<sup>348</sup>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p. 443-444; and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59-460。

<sup>349</sup>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8;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90。

<sup>350</sup> 例如,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and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73-74。

<sup>351</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见上文脚注 106), art. 8 (1)。

<sup>352</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27。

他们的结论是，安全理事会决议若要授予在索马里领水内的执法权，就应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概念理解为有别于海盗行为。<sup>353</sup>

## 1. 地域范围

134. 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相关的著述论及的最突出问题是该行为的地域范围。大多数关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定义的著述都根据相关行为的地理位置将这一概念与海盗行为区分开来。<sup>354</sup> 很多作者解释说，制定这一概念是为了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a)项所反映的海盗行为定义在地域上的局限性(见上文第 113-122 段)。<sup>355</sup> 国际法学会在其 2009 年《关于海盗问题的那不勒斯宣言》中充分阐述了这些局限性，其中该学会承认，“1982 年[《公约》]所反映的关于海盗行为的现行国际法仅限于禁止一艘船舶在公海上为私人目的对另一艘船舶实施的暴力行为，没有完全涵盖危及国际航行安全的所有暴力行为”。<sup>356</sup> Kateka 指出，“为填补定义中的空白，已经制定了其他国际法律制度”。<sup>357</sup> Geiß 和 Petrig 解释说，“在领水内对船只进行类似海盗的攻击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海盗行为。按照[海事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说法，这些攻击通常被称为武装抢劫船舶或海上武装抢劫”。<sup>358</sup>

<sup>353</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p. 72-73。

<sup>354</sup> 例如，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33-1134, para. 20;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Guilfoyle, *Shipping Interdiction*(见上文脚注 107), p. 46;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43;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p. 81 and 120-121; Kraska,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见上文脚注 106), p. 337; Pancraccio, *Droit de la mer*(见上文脚注 132), pp. 449 and 455;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0; and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490。

<sup>355</sup> 例如，Debra Doby, “Piracy *jure gentium*: the jurisdictional conflict of the high seas and territorial waters”,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41, No. 4 (October 2010), pp. 561-580, at p. 567;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p. 120-121; and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p. 165-166。

<sup>356</sup>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 on “Naples Declaration on Pirac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ire*, vol. 73 (2009), Session of Naples (2009), pp. 584-586, at p. 584, second preambular para.

<sup>357</sup>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59. 另见 Hodgkinson,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sup>358</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64。

135. 大多数作者一致认为，海上武装抢劫罪的实施地点只能是一国管辖范围内的一个地方，比如，内水、领水或群岛水域。<sup>359</sup> 对有些作者来说，实施地点是海盗行为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唯一区别。<sup>360</sup>

## 2. 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范围内的行为

136. 一些著述讨论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所涵盖的行为，这些行为总体上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〇一条(a)项所涵盖的行为类似，也可能延伸至与第一〇一条(b)和(c)项所涵盖的行为类似的行为。<sup>361</sup> Geiß和Petrig指出，这一定义“远远超出了拿走属于另一个人的可移动物品这种意义上的纯粹财产犯罪，还可能包括劫持船舶和将船上的人扣为人质”，这是与海盗行为的一个共通性。<sup>362</sup> 因此，Dinstein称在这种情况下“武装抢劫”一词“用词不当，他认为所涉及的暴力范围超出了抢劫”。<sup>363</sup>

## 3. “私人目的”要求问题

137. 论及这一问题的著述一般指出，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定义往往包括“私人目的”要求。<sup>364</sup> 然而，Papastavridis指出，2001年海事组织的定义不包括这一要求。<sup>365</sup> 此外，Dinstein认为，“与海盗行为不同，所谓的‘武装抢劫’可能是叛乱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并不会自动紧跟着发生)”。<sup>366</sup>

## 4. “两船”要求问题

138. 有些作者论及“两船”要求是否适用于海上武装抢劫行为的问题。一些作者指出，海事组织的定义提到“针对一艘船舶”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另一艘

<sup>359</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 226;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20 and 424-425; Churchill, “The piracy provisions”(见上文脚注 106), p. 20; Dinstein, “Piracy *jure gentium*”(见上文脚注 106), pp. 1133-1134, para. 20; Forteau and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见上文脚注 106), p. 917; Jesu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379;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74; Jacobsson and Klei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见上文脚注 106), p. 46;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chofield and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06), p. 278; and Tuerk, “Combatin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13), p. 471。

<sup>360</sup> 例如，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见上文脚注 106), pp. 424-425; and Klein, *Maritime Security*(见上文脚注 121), pp. 302-303。

<sup>361</sup>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44;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up>362</sup> Geiß and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见上文脚注 116), p. 74。

<sup>363</sup>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另见 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43。

<sup>364</sup> 例如，Eruaga and Mejia,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见上文脚注 106), p. 444;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up>365</sup> 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6。

<sup>366</sup> Dinstein,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见上文脚注 106), p. 429。

船舶”的行为。<sup>367</sup>有些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包括一艘船舶上的行为。<sup>368</sup>

## 5. 飞机

139. 关于飞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Kateka 指出，“武装抢劫行为也未延申到飞机，飞机受不同国际法规则管辖，如 1970 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sup>369</sup>

---

<sup>367</sup> 例如，Papastavridi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见上文脚注 106), p. 166;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up>368</sup> 例如，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见上文脚注 106), pp. 226-227;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61; and Petrig, “Piracy”(见上文脚注 130), p. 851。

<sup>369</sup> Kateka,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见上文脚注 106), p. 461.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海牙公约》(1970 年 12 月 16 日，海牙)，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860 卷，第 12325 号，第 105 页。



## 附件

## 第三章援引的著述

ABALDE CANTERO, Oscar

“La conceptualización de la piratería y el robo a mano armada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un buque anclado en el pasado?”, in *Piratería marítima y gente de mar: más allá de la ficción*, Olga Fotinopoulou Basurko and Xosé Manuel Carril Vázquez, eds. Barcelona: Atelier, 2020, pp. 57–86.

ADEMUNI-ODEKE

“You are free to commit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but please do not do it in this place: geographical scope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under UNCLOS and related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50, No. 4 (October 2019), pp. 407–449.

ALI, Kamal-Deen

“Anti-piracy responses in the Gulf of Guinea: addressing the legal deficit”,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20 Years under UNCLOS*, Carlos Espósito *et al.*, eds.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6, pp. 203–219.

AMERICAN LAW INSTITUTE

*Restatement of the Law Third: the Foreign Relations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St. Paul: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 1987.

AUNE, Bjorn

“Piracy and its repression under the 1982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Ocean Yearbook*, vol. 8 (1989), pp. 18–43.

AZUBUIKE, Lawrence

“International law regime against piracy”, *Annua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15, No. 1 (Spring 2009), pp. 43–59.

BIRNIE, P.W.

“Piracy –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Piracy at Sea*, Eric Ellen, ed.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 pp. 131–158.

BRIERLY, J.L.

*The Law of Natio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Pea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BROWNLIE, Ian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SSESE, Antonio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URCHILL, Robin

“The piracy provisions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it for purpose?”,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anos Koutrakos and Achilles Skordas, eds. Oxford: Hart, 2014, pp. 9–32.

CHURCHILL, R.R., and A.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3rd e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CLINGAN, Jr., Thomas A.

“The law of piracy”, in *Piracy at Sea*, Eric Ellen, ed.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 pp. 168–172.

CRAWFORD, James

*Brownl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DEL VECCHIO, Angela

“The fight against piracy and the *Enrica Lexie* case”,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397–422.

DINSTEIN, Yoram

“Piracy *jure gentium*”,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 vol. 2, Holger P. Hestermeyer *et al.*, eds. Martinus Nijhoff: Leiden, 2012, pp. 1125–1145.

“Piracy vs. international armed conflict”,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423–434.

DOBY, Debra

“Piracy *jure gentium*: the jurisdictional conflict of the high seas and territorial waters”,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41, No. 4 (October, 2010), pp. 561–580.

DUBNER, Barry Hart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vol. 11, No. 3 (Winter 1979), pp. 471–518.

ERUAGA, Osatohanmwun Anastasia, and Maximo Q. MEJIA, Jr.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visiting international law definitions and requirem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ulf of Guinea”, *Ocean Yearbook*, vol. 33 (2019), pp. 421–455.

FERNÁNDEZ SANZ, Juan Cristóbal

“Marco jurídico actual de la piratería: un antiguo delito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l Mar”, *Revista Tribuna Internacional*, vol. 2, No. 4 (2013), pp. 9–31.

FORTEAU, Mathias, and Jean-Marc THOUVENIN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mer*. Paris: A. Pedone, 2017.

FRIMAN, Håkan, and Jens LINBORG

“Initiat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with military force: some legal aspects of policing Somali pirates by navies”, in *Modern Piracy: Leg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Douglas Guilfoyle,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172–201.

GEIß, Robin, and Anna PETRI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Counter-Piracy Operations in Somalia and the Gulf of Ad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GIDEL, Gilber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de la mer: le temps de paix*, vol. 1, *Introduction – la haute mer*. Chateauroux: Établissements Mellottée, 1932.

GOLDIE, L.F.E.

“Terrorism, piracy and the Nyon Agree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 at a Time of Perplexity: Essays in Honour of Shabtai Rosenne*, Yoram Dinstein, ed.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1989, pp. 225–248.

GOLITSYN, Vladimir

“Maritime security (case of piracy)”,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 vol. 2, Holger P. Hestermeyer *et al.*, eds. Martinus Nijhoff: Leiden, 2012, pp. 1157–1176.

GONZÁLEZ-LAPEYRE, Edison

“Un nouvel envisagement sur la piraterie maritime”,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435–455.

GOSALBO-BONO, Ricardo, and Sonja BOELAERT

“The European Union’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combating piracy at sea: legal aspects”,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anos Koutrakos and Achilles Skordas, eds. Oxford: Hart, 2014, pp. 81–166.

GOYARD, Claude

“L’affaire du « Santa-Maria »”,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66 (1962), pp. 123–142.

GUILFOYLE, Douglas

*Shipping Interdiction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iracy and terrorism”, in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Piracy at Sea: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anos Koutrakos and Achilles Skordas, eds. Oxford: Hart, 2014, pp. 33–52.

“Piracy and suppression of unlawful acts against the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national Criminal Law*, Neil Boister and Robert J. Currie, ed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364–378.

HALBERSTAM, Malvina

“Terrorism on the high seas: the *Achille Lauro*, piracy and the IMO Convention on Maritime Safety”,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82, No. 2 (April 1988), pp. 269–310.

HARVARD LAW SCHOO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Supplement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2), pp. 739–885.

HODGKINSON, Sandra L.

“Th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law on maritime piracy”, in *Prosecuting Maritime Piracy: Domestic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Crimes*, Michael Scharf, Michael A. Newton and Milena Sterio, ed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31.

HYSLOP, I.R.

“Contemporary piracy”, in *Piracy at Sea*, Eric Ellen, ed.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 pp. 3–40.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Resolution on “Naples Declaration on Pirac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ire*, vol. 73 (2009), Session of Naples (2009), pp. 584–586. Also available at [www.idi-iil.org](http://www.idi-iil.org).

Resolution on “Piracy, present problem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ire*, vol. 83 (2023), Session of Angers (2023). Also available at [www.idi-iil.org](http://www.idi-iil.org).

Report of the Eleventh Commission, “Piracy, present problem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nuaire*, vol. 83 (2023), Session of Angers (2023), pp. 156–238. Also available at [www.idi-iil.org](http://www.idi-iil.org).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Report for the Period 1 January–31 December 2022*. London: ICC 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 2023.

JACOBSSON, Marie, and Natalie KLEIN

“Piracy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and the role of informal lawmaking”, in *Unconventional Lawmaking in the Law of the Sea*, Natalie Klei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44–61.

JENNINGS, Robert, and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vol. 1, *Peace*. Harlow: Longman Harlow, 1992.

JESUS, José Luis

“Protection of foreign ships against piracy and terrorism at sea: legal asp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 18,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63–400.

KANEHARA, Atsuko

“So-called ‘eco-piracy’ and interventions by NGOs to protect against scientific research whaling on the high seas: an evaluation of the Japanese position”, in *Select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Clive R. Symmons,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1, pp. 195–220.

KATEKA, James L.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off the Somali coast and the Gulf of Guinea”,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456–468.

KLEIN, Natalie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KONTOROVICH, Eugene

“‘A Guantánamo on the sea’: the difficulty of prosecuting pirates and terrorists”,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 98, No. 1 (February 2010), pp. 243–276.

KRASKA, James

“Developing piracy policy for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Maritime Security”,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 331–440.

“The laws of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maritime domain”, in *Ocean Law and Policy: 20 Years under UNCLOS*, Carlos Espósito *et al.*, eds.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6, pp. 163–202.

LAGONI, Rainer

“Piraterie und widerrechtliche Handlungen gegen die Sicherheit der Seeschifffahrt”, in *Recht – Staat – Gemeinwohl: Festschrift für Dietrich Rauschning*, Jörn Ipsen and Edzard Schmidt-Jortzig, eds. Cologne: Carl Heymanns, 2001, pp. 501–534.

MALANCZUK, Peter

*Ake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7th ed. London: Routledge, 1997.

MENEFEE, Samuel P.

“The *Achille Lauro* and similar incidents as piracy: two arguments”, in *Piracy at Sea*, Eric Ellen, ed. Pari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1989, pp. 179–180.

NEUHOLD, Hanspeter

“The return of piracy: problems, parallels, paradoxes”, in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Liber Amicorum Rüdiger Wolfrum*, vol. 2, Holger P. Hestermeyer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2, pp. 1239–1258.

NGUYEN, Quoc Dinh, et al.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8th ed. Paris: LGDJ, 2009.

NORDQUIST, Myron H., et al., eds.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vol. 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95.

O’CONNELL, D.P.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vol. 2 I.A. Shearer,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ORREGO VICUÑA, Francisco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gime and Legal Natur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NCRACIO, Jean-Paul

*Droit de la mer*. Paris: Dalloz, 2010.

PAPASTAVRIDIS, Efthymios

*The Interception of Vessels on the High Seas: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the Legal Order of the Oceans*. Oxford: Hart, 2013.

PELLEGRINO, Francesca

“Historical and legal aspects of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ping”,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43, No. 3 (July 2012), pp. 429–446.

PETRIG, Anna

“Pirac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he Sea*, Donald Rothwell et al.,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843–865.

ROACH, J. Ashley

“General problematic issues on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over modern instances of piracy”, in *Selecte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Clive R. Symmons, ed.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11, pp. 119–137.

ROTHWELL, Donald R., and Tim STEPHENS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Oxford: Hart, 2010.

RUBIN, Alfred P.

“Is piracy illegal?”,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0, No. 1 (January 1976), pp. 92–95.

*The Law of Piracy*, 2nd ed.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1998.

SCHOFIELD, Clive, and Kamal-Deen ALI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t sea: from Somalia to the Gulf of Guinea”,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Maritime Regulation and Enforcement*, Robin Warner and Stuart Kaye, eds. Abingdon: Routledge, 2016, pp. 277–292.

SHAW, Malcolm N.

*International Law*, 9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SHEARER, I.A.

“Piracy” (last updated October 2010), in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ne Peters and Rüdiger Wolfrum,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vailable at [www.mpepil.com](http://www.mpepil.com).

SKARIDOV, Alexander S.

“*Hostis humani generis*”,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p. 479–500.

TANAKA, Yoshifumi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4th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TREVES, Tullio

“Piracy, law of the sea, and use of force: developments off the coast of Somal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0, No. 2 (April 2009), pp. 399–414.

“Pira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in *Modern Piracy: Legal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Douglas Guilfoyle, ed.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3, pp. 117–146.

TUERK, Helmut

“Combating piracy: new approaches to an ancient issue”, in *Law of the Sea, From Grotius to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Liber Amicorum Judge Hugo Caminos*, Lilian del Castillo, ed. Leiden: Brill Nijhoff, 2015, pp. 469–492.

VAN DER MENSBRUGGHE, Yves

“Le pouvoir de police des États en haute mer”,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1, no. 1 (1975), pp. 56–102.

WOLFRUM, Rüdiger

“Fighting terrorism at sea: options and limit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Legal Challenges in Maritime Security*, Myron H. Nordquist *et al.*, eds. Leiden: Martinus Nijhoff, 2008, pp. 3–40.

ZOU Keyuan

“Issu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ng to the crackdown of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prospect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3, No. 2 (1999), pp. 524–544.

“Enforcing the law of pirac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and Commerce*, vol. 31, No. 1 (January 2000), pp. 107–118.

---